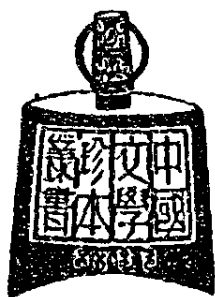


天
續
新
鈔



856.16
818
3



第一輯
第六種

據賴古堂原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尺牘新鈔

明·周亮工纂



A 211880

NO 00835

館藏

本書封面題簽：郁達夫先生

尺牘新鈔序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尙書。尙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爾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

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英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典。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貫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旣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了察。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總彥和撰

尺牘新鈔選例

文章一道。惟經國大業。闡性微言。日進覽觀。味等菽粟。至於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製。新致宜標。陳言務去。故有一時名作。非不斐然。及乎數見。遂爾不鮮。是集不敢陳所已陳。期於見所未見。啓朝霞之燦爛。披晨蕊之芳鮮。凡經梨棗。一字不登。懸之國門。羣驚叛見。謀文無定。通變趨時。踵事而增。後來居上。每見選家搜採翰牘。上至漢京之詔令。左國之詞章。莫不收入瓊編。侈爲祕錄。止取源流之遠。何關毫素之良。是集斷自數十年以來名家。不特遠古所宗。不須贅設。卽傳聞之彥。弗更遐稽。蓋以數十年間風氣大開。闡揚不及者頗富。鄧林之名材。未經蒐採。荆山之祕寶。尙待攻求。從此輯成。自然鉅麗。古今錯雜。終覺不倫也。

尺牘家言。更易蹊畦者。以其事本酬酢。辭取從諛也。夫以王李分鑄。袁徐繼響。崆峒恢體。製於前。太原揚風。徵於後。初成創則。漸以因陳。家守一編。遂矜絕麗。徒爲紙墨之污。止見蕪蕪之塞。是集篇無定格。幅不同規。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興會。可謂獨空前往。遊方之外者。

矣。

道士眠食之言。巽疊而壁之旨。自有專家。非關染翰。故是集槩不輕入。儻或妄見飛裁。反至流爲綺語。集中尙載蓮池大師數則者。亦曰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猶之乎風華之朴茂者云耳。

聖真淹遠。不落詮談。靜氣參求。始探奧祕。間有一二研理之家。辨析疑義。論難岐端。然一涉往復。便啓爭凌。既有勝情。遂生犄角。於聖賢精義。亦復何有。徒使翰墨之林。爲迂腐學究之播煽而已。西銘太極之書。鵝湖鹿洞之語。具有別集。不雜是編。

自好尙波流。淫辭風煽。砥持藝苑者。自宜適之於大雅。範之以正則。子瞻海外之文。悉捋理趣。昌黎毛穎之傳。亦秉史裁。豈可以尺牘小道。而不之繩檢也。故是集雖尙風趣。不事儒迂。凡所登選。亦必有關大道。裨益古心。不特桑濮之音。槩從屏置。卽月露之句。盡謝甄收。誌別有時序之悲。言情有物華之感。卽事偶然。不能冥默。茲風旣扇。遂若典型。落落星霜之句。矜并徐庾。悠悠霄壤之辭。奉爲江鮑。通體全無意義。一節亦媿雅風。是集非置不錄。卽用微嘲。若欲不廢寒暄。不妨別爲擬託。又何必乞靈於往牘。取辦於陳篇也哉。

啓事通懷，萬端難盡。分門別類，一節可稽。尺牘之選，往往如是。所以利淺學之漁獵，使不文之襲取也。不思一牘而中涵數事，究將依附何門，即使區別果安，豈能纖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終當恃我才思，是拙手既難全勦，巧筆又何用懸疣。不若并渾之爲得也。且是集全爲通才，而陳勝賞耳。儻欲借文淺陋，自有合俗簡編。

尺牘爲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與會所至，濡染逾涯，或繁曠交紛，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語，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類，少爲減價者，不妨稍加刪割，要之無傷大體。

裁書見志，取喻已懷。如病者之自呻，樂者之自美，安能隔彼膜而披其衷，詎可剗他膚而附其骨。故以此假人，不能快我心，以此代人，不能暢人意。何遜衡山之作，徒涉於淫，韓愈文昌之篇，實緣盲廢。歷稽古彥，亦甚寥寥。故代倩之章，棄而弗錄。及因擬古，亦姑例置也。

文人制作，以詩古文爲大業。尺牘家言，既非吟咏之音，又異縱橫之筆。然綢繆雁羽，多屬風人，寄託瑤函，類稱爾雅。析唐風之正變，可返漢魏宏裁。推吏部之起衰，便洗陳隋滯響。兼以書湖鍾王，畫裏李郭，商宮徵奪元人之席，較黑白流太傅之髻，誠爲風雅至論。不僅藻翰翩翩。

一書之成。必須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翰牘。必事甄收。加以舊家祕本。廢篋殘編。莫不曲意搜求。恣心採訪。甚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雖半紙數字。亦必傾篋借錄。以罄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釀衆英而爲蜜。數十年間。名人鉅公之搆。可謂侈矣。猶有海內碩彥。不無掛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檄同人故也。倘不吝瓊瑤。惠而錫我。嗣成績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者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役也。始自載陽成之隕籜。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篇。則論衡不易。芟繁標異。備極苦心。故某卷屬某彙訂者。卽載某氏於前。不忘所自也。文人聚訟。自古爲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譌。一言之異。動生牴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抵者。不過爭吐筆鐔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妄持偏見。終類井蛙。競起狂鋒。究同管豹。啓門戶之漸。造水火之端。釀禍貽譏。莫此爲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并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嚴絕之。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其華與實遠也。今則不然。卽此筆墨之間。便徵心術之險。是以盜名巧若穿窬。銜直工同龍斷。生未謀面。忽有太史之報任安。死既無知。纔見魯連之規樂毅。因成敗之既定。冒涇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深將何極。孰謂可欺。此等之篇。概不入選矣。因知是非之無定。毀譽之難明。尊已卑人。槩爲刪逸。

是集非標榜之書。間有評語。或照映苦心。或闡揚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則。期於抒其所見。而質思銜價於捉刀。或繡口令才。競託名於染黛。玉台遙憶。終類神山。翰墨導淫。徒沈慾海。故留失之嚴。勿失之濫也。

彥和抽文心之祕。雕龍抉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其範焉。故是集卽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爲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宣源。推是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

康熙元年歲在壬寅六月望日賴古堂識

尺版新鈔選例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目錄

卷之一

高攀龍

一一三

答吳安節年伯

答袁寧鄉

與葉同適

答劉心統侍御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與鄒荆璵

與黃鳳衢

與下子靜

答劉念臺

與徐檢老房師

陳衍

三一五

與何季穆

尺牘新鈔目錄

與何彥季

與鍾儀部

與王彥升

上董夫子

與俞少卿

與鄧彰甫

答李明六

曾異撰

復潘昭度師

與趙十五

答曾長修書

復曾叔祈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卓珂月

五一〇

答陳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丘小魯

與施辰卿書

與施漁仲書

王志遠

與徐耀玉織方

與陳眉公

曹學佺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開仲

又

與徐存永

答吳方伯

王熙

著流緣公啓

謝肇淛

寄鄭孟慶

寄徐興公

京邸與人書

林之蕘

與周減齋

宋珏

與邦衡書

宋祖謙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青

與郭去問

又

與陳章侯

與周櫟園先生

又

一四一一六

一六一一六

一六一一七

一七一二〇

一〇一一一

一一一一二

一一一一三

又

與吳菌次

與林鏡崖先生

與羅星子

與陳伯璣

與張子京

與王壽格先生

與黎愧曾

與吳冠五

又

與高雲客

韓廷錫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答林九還

山中寄衡之伯兄

山中答孟韓妹

二〇一二

王鐸

答牧齋

與質公

答玉函

答石齋

與李君

與友

何楷

答冒辟疆

魏裔介

與紀伯紫

楊思聖

與紀伯紫

張如蘭

與劉生

熊文舉

與康小范

與紀伯紫

三二一三

三三一四

二四一二四

二四一二五

二五一二五

二五一二七

王士禛

二七一—三〇

與馮齋

與汪蒼文

將出都與蒼文

答陳其年

與程崑崙

復張友鴻

與顧修遠

與友

與馮齋

又

紀映鍾

三〇一—三一

與周馥齋

卷之二

徐世溥

三三一—四二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答黃尚侯論保舉書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與錢牧齋先生書

與陳伯璣

與友人

又

宋懋澄

與樊一

與周五

與劉二

答蔣孝廉勸禁酒

簡袁先生

簡周

與鄭二

又

又

與楊大

四二—四七

又
又
與酒人
與洪二
與卜十
與皇甫七
與顧八
又
與吳大
戲陸三
又
與范大
與麻二
與戚五
又
又
與龐千里
與段二

與唐七
與鹿三
又
與符二
顧夢游
與梅杓司
又
與龍野道
與就園先生
與周雪客
杜濬
復王於一
與蔣前民
又
答某公
與范仲闇
與茅止生
答王雪蕉

四七—四八

四八—五〇

金聲

五〇—五二

與譚友夏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

與徐菴庵

復璩敏仲

寄歐命山

又與殷無美

與客

與王元楨

與劉與可

與黃望洲

與徐文卿

與曹芝亭

與友人

又

又

五二—五四

張風

又 又

五四—五五

與偶遂堂主人

與張瑤星論畫

與鄭汝器

與程幼洪

陳翰

與薛弱園

與雪舫先生

五六—五六

嵇永仁

與黃俞部

五六—五六

薛所蘊

與某

五七—五七

黃經

答因樹屋主人

五七—五七

又

卷之三

周嬰

與黃若木

重答黃光

與陽春令黃兆修

謝譚海澄

陳際泰

復張天如

寄韓求仲太史

答閩中羅美中

甲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逸

與羅杓菴

東某

答朱子強

東簾伯玉大行

答劉孝若

與陶堯生

答管子敬

五九一六一

六一一六二

六二一六八

尺牘新鈔目錄

寄李力負

與鄧止仲

答黃子師

寄徐仲光太史

東竺庵

答魏宣子

東孔登小

與蕭明彝

與傅平叔

寄王于一

答無生

陳孝威

與吳次尾

與傅平叔

章世純

示門人劉士雲

又

又

六八—六九

六九—七一

陳弘緒

與馮躋仲

答梅惠遠

與巨源書

復嚴子岸書

再上旬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與劉伯宗書

上督師閣部書

與楊維節書

與周樸園書

與黃俞部

再與樸園書

傅汝舟

與廖傅生

卷之四

張九徵

與王阮亭

又

與門人饒子正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曾文饒

問友人病

與蕭伯玉

文德翼

與陳石丈

艾南英

答楊淡雲書

七一—七二

七二—七三

七三—七四

八二—八三

八三—八四

董 黃 與陳伯璣

八四一八五

答吳錦髮書

盛于斯

八五—八六

與減齋

與力園

與金冶玉

與傅遠度

與吳賓賢

與周園客

與汪舟次

倪元璐

八六—八七

答卓蓮旬

又

王猷定

八七—八八

與周減齋

唐 堂

八八—八九

與高康生

與馮伯宗

與減齋舅氏

與吳冠五

與周雪客

與程石門

卓發之

上葉曾城師

與顏美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又

與金臺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某

與湯海若先生

與洪濺之

與黃海岸公祖

與薛歲星

八九—九七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城師

又

與倪鴻寶先生

答塞氏姪

家書

與大兒書

又

又

與羅瑕公

卓八月

答魯曰至

答曾弗人

與薛諧孟

與辛昂

九八一—一〇〇

與吳來之

陸彥龍

報蒼溪吳舜舉書

報鯤庭書

報晉川吳旦生

茅維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愚陽和尚書

寄葉相公

與李本雅先生書

與周季侯明府書

與湯冷齋宿父兄弟書

與陳眉公

與李玄白書

答朱大復

沈守正

與柴延喜

寄凌巨光

一〇

一〇〇—一〇一

一〇二—一〇四

一〇四—一〇五

與王獻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

一〇五—一〇六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

一〇六—一〇六

示子弟

嚴調御

一〇六—一〇六

與詹伯米

汪汝謙

一〇六—一〇七

與周靖公

卷之五

王鐸

一〇九—一一二

答秋濤

答拙存

尺牘新鈔 目錄

答吳隆燉

答圖南

答親友

答九陽

答後予睡足

與房海容

答粹然

與藐山

答益吾

答季重

答觀水殿六衷原

答舍白

答存我

答石憲

答孫北海

答周元亮

唐時升

與王澹生吏部書

一一二—一一三

一一

楊于庭

一一三一一一三

與李鵬岳少參

楊希淳

一一三一一一三

與吳幼安

李逢陽

一一四一一一四

與黃龍岡年兄

秦鎬

一一四一一一五

與邑人

辭建坊

錢榭

一一五一一一五

與友

李流芳

一一五一一一六

與夏華市

高兆

一一六一一一六

與周減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

一一七一一一九

與程端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董樵

與劉公勇

上紫浞老人

答姚寒玉

茅元儀

與紀竹遠

胡介

與康小范

錢謙益

與冒辟疆

與減齋

金人瑞

答王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

與詹伯玉

張燮

一一九一一一九

一一九一一一九

一一九一一二〇

一一〇一一二一

一一二一一二二

一一二一一二三

與黃俞言
蕭士瑀
一二三——二三

與兄

又

李盤
一二三——二三

與李仲休

與唐宜之

與張爾唯

張幼學
一二三——二三

與客

孫弘祖
一二四——二五

答沈錫君善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答沈德瑜

答歸彥先

示後人

周容
一二五——二五

與史立庵

于弈正
一二五——二五

與顧與治

艾甯
一二五——二六

與王玉式

高岑
一二六——二六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
一二七——二七

與王貽上

范驥
一二七——二八

與就園

江念祖
一二八——二八

與減齋

胡介
一二八——三二

與陳平遠札

與孫玄襄札

復王鐵山師

與扣冰和尙書

答龍總憲書

復唐中翰祖命書

與刑半千論詩書

招減齋

復龍中丞定山書

留啓慈叟

與樸園司農

堵廷綦

與樸園

又

又

又

與吳冠五

與高蔚生

陳士奇

與陳昌箕

申涵光

與馬頌公

一三二—一三四

一三四—一三四

一三四—一三四

金堡

辛巳與同年生

黃端伯

與黃子安

卷之六

李陳玉

與錢爾斐孝廉

與同年

復諸縉紳為謝鳳老舉名宦

復錢孝廉爾斐

復門人吳求履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復友人

復沈孝廉臨秋

復友人

復友人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七

徐

芳

與湯揚菴

答蕭明彝

答劉子淳

又

寄綏安聶桂侯

寄鄒陸亦

答逸菴

與錢孝廉彥林

與門人廖田生

復友人

與某友

復友人

復支比部將瓊

復曹太史允大

復楊扶曦年兄

復支曰且年兄

與魏子一

一四一一一五一

尺牘新鈔 目錄

答張蕙蝶

答鄧日生

與陳伯璣

答傅瀟濱

答蕭明彝

答傅平叔

答竺庵

崔 崧

武夷與黃帥先

吳 宏

與滅齋

與吳冠五

丘象隨

與慕鶴鳴大令書

吳國對

與王貽上

劉榮嗣

與成先生

一五一一一五一

一五一一一五一

一五二一一五二

一五二一一五三

一五三一一五六

一五

答盧德水

回王受人

又與陳眉公

與楊崐岑總漕

與路皓月

與張恆山

與惲道生

回練任鴻

陳周政

答王普瞻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普瞻書

姜圖南

與張縉虎

李雯

答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謙

與張公亮

卷之七

萬時華

答李復初

與李龍侯

蘇桓

上馬幼思先生書

報陳能謀

與梅朗三

黃虞龍

別蘇何蘇

與陳眉公

與處傳生

與鄒公履

示俞平

與李君

一六一—一六一

一六三一—一六四

一六四—一六七

一六七—一七一

一五八一—一五八〇

一五八一—一五八

一五六—一五八

與客

與繆太質

與宋比玉

與俞平弟

與開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達度

與葛震甫

與劉今鹿

與鄒滿宇

與顧與治

郝敬

與王百穀

寄繆大質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懋謙

與張友鴻

一七一—一七二

一七二—一七三

張

上伍國開師

李繼白

與同社

與張曉人

恽向

與樸園

伍瑞隆

寄王喜康

又

又

上葛介龍直指

范文茝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寺

陸堉

爲外母與外父書

一七二—一七三

一七三—一七四

一七四—一七五

一七五—一七六

一七六—一七七

一七七—一七八

梁以樟 一七七—一七八

與龔半千

胡從中 一七八—一七八

與龔半千

諸九鼎 一七八—一七九

與胡彥遠

黎士弘 一七九—一七九

與會弗人

俞琬繪 一七九—一八一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繆當時

又

與容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若撫

唐

時

答友人

又

與友

與友

與袁州平

答張夢澤先生書

與徐穆公

答方孟旋書

又

又

與友

答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論詩

與沈雨公

周積賢

一八七—一八七

與弟西臨

蕭士璋

一九二—一九六

鍾震陽

一八七—一八七

與錢牧齋
與李懋老

與某

與次公

張首孫

一八七—一八八

廣陵與故人
與萬茂先

與周減齋論詩

又

與弟

康范生

一八八—一八九

與萬吉人

與周減齋論玉于一古文

與聞子將

卷之八

丁雄飛

一九一—一九二

與劉生三

邀六羽叔賞玉蘭

邀六羽叔泛秦淮

復徐儀明

與張行祕

又

與馬季房論詩

林增志

一九六一—一九六

與李小有

與友

張可度

一九六一—一九七

與周襟園

與人

又

與友

涂伯昌

一九八一—一九八

與容論詩

陸培

二〇一一—二〇二

與幼晉

與王右白

李如一

一九八一—一九九

與繆西溪

與姚純甫

又

與驥武

劉夢震

一九九一—一九九

與李小有

與吳天署

陳龍正

一九九一—二〇一

與友

顧錫疇

二〇三一—二〇四

與胡剛中

與李小有

與高彙旂儀部

張元輔

二〇四一—二〇四

又

與李小有

王元采

二〇四—二〇五

與吳六益

趙明鑑

二〇五—二〇六

答周五溪

臧懋循

二〇六—二〇七

與吳左兆

上潘司馬

陳子壯

二〇七—二〇七

東孫念先

與凌若柯

余大成

二〇七—二〇九

答友人

答心燈

雷士俊

二〇九—二一〇

與鄧廷直書

與周盛際

再答周盛際

劉廷諫

二一〇—二一二

尺牘新鈔 目錄

與繆西溪先生
與倪鴻寶

又

與孫北海

與劉簡齋

徐增

二一三—二一四

與申勗菴

又

又

張芳

二一四—二一六

與黃齋部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卷之九

熊鼎華

二一七—二一九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氏表

二一九—二三〇

與閻睿今

與周元亮

與鍾蟠菴

與秦京

孫承澤

二二〇—二二一

與梁玉立

又

王序

二二一—二二三

與薛諧孟太守

再與薛諧孟太守

與某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復鍾百里令君

劉繪

二二三—二二四

答李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侯方域

二二四—二二七

答張西銘

答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任王谷論文

葉秉敬

二二七—二三〇

寄吳賓墀

答沈玄海

寄鄭問卿睢陽

與姜神超

啓黃鳴谷座師

與永平程蘿陽

答張參戎明初

方應祥 二二〇—二三一

束李衷一

答費無學

徐日久 二二一—二二三

東吳伯霖先生

與聞子將

與譚友夏

復聞子將

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翁子遠

與本學王廣文

與王遂東

與韓鵬南

復黃經甫

與兩學師

復陳子金

王和說 二三四—二三四

尺牘新鈔 目錄

覆鹽素鄧

答道學辛全

嚴首昇

答江陵詩社八子

與王明勗

又

與王季豹

又

與陳子貞

又

答華藩

與高堯旂

與黎耳菴

與魏織仙

與陳斗翔

與陳小有

與錢彥林

梅 磊 二三七—二三八

二三

二三四—二三七

與周樸園

與兒耘

又

與周樸園

余懷

與周樸園

顧源

答太初索畫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劉城

與陳伯璣

凌世韶

與羅瑕公

沈顯

與羅瑕公

卷之十

顧若瑛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庚

與仲嫂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與兄無聲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穎瑛

二四五—二四七

二四三—二四五

二四〇—二四一

二四〇—二四〇

二四〇—二四〇

俞黃若木書

俞孫木芝公祖書

遊英州觀普嚴示弗人

與慧林和尚

與會弗人

與友人

與友

與友

與同社

與張士弼

王思任

與冒辟疆

又

簡徐玄仗

簡趙履吾

簡米仲詔

與許伯倫論文

施閨章

二五〇—二五二

二五二—二五三

尺牘新鈔 目錄

與蔣虎臣

蔡復一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衡鏡

與畢東郊鄭撫

又

與孫玉陽楚撫

又

與王崑璧中丞

與顧桐柏

與長沙府

答劉學憲

鄭崑貞

與減滄

林章

答黃序賓太守

與李如真書

二五三—二五五

二五六—二五六

二五六—二五七

二五

與何維聖將軍

與丙卿大來

答許參軍

與某

又

慰友

林 峭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

與紀伯紫

廖孔悅

與紀伯紫

張 愬

寄周祀公

與周櫟園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二五八—二五九

二六〇—二六〇

二六〇—二六〇

二六〇—二六一

龔 賢

與胡元潤

程正揆

與惲香山

與胡元潤

林嗣環

與紀伯紫

與胡元潤

梁以桢

與紀伯紫

吳 介

與紀伯紫

張三嚴

與姪瑤星

與房大生

汪 緯

與紀伯紫

翁德洪

二六二—二六二

二六二—二六二

二六三—二六三

二六三—二六三

二六四—二六四

二六四—二六五

二六五—二六五

二六五—二六六

與丁大聲
王 鐸

二六六一—二六六

與樸園

蓮池大師

二六六一—二六八

答王弱生

答錢養淳

與嚴天池

答孫無高

與秦任甫

與蔡坦如

與黃彭池

朱吾弼

二六八一—二六八

示弟

張 翥

二六八一—二六九

與姜箴勝門人

劉達生

二六九—二七〇

與余集生

王若之

二七〇—二七〇

尺牘新鈔 目錄

東友

東友

倪元璐

與甥徐云吉

與某

二七〇—二七〇

卷之十一

宋之楨

東劉肖華

答顧惺淵

寄真存古

東吳中陽年兄

復李劬雲

東路帶河

東陳父母

東王赤江

復何六陽

東許青畝

二七一—二七四

招王鹿柴
東胡見可
甲
二七四—二七七

與方八公書
與家太守書
再寄方八公書
與周無聞

方 錄
二七七—二七七

林 簡
寄永陽黃維乙書
二七七—二七九

寄周無聲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周 聞
二七九—二七九

復許又米書
張壬則
復王穀子書
二七九—二八〇

朱泰楨
報會長修書
與某同年書
上施四明公祖書
二八〇—二八二

方拱乾
與陳伯璣
二八三—二八三

吳山濤
致周減齋墨
二八三—二八四

徐延壽
與周減齋
二八四—二八四

許友
與周減齋先生
二八四—二八七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陳允衡

復朱遂初先生書

二八七—二八八

張可仕

與姚塞玉

二八八—二八九

答龍芝翁

韓詩

除夕與伯紫

二八九—二八九

黃景昉

與黃明立

二八九—二九〇

答周減齋

與周減齋

宋徵輿

與張薇菴

二九〇—二九一

陳台孫

與陶菴

二九一—二九一

陳焯

與姑孰同人書

二九二—二九三

答王涓來

又

范印心

都門別友

二九三—二九三

與周減齋

萬代尚

答林可任

二九三—二九四

答王伯馭

約友人

羅孚尹

復聶能之長者第二書

二九四—二九五

袁于令

二九五—二九五

與安公

卷之十二

王亦臨

二九七—二九七

與羅瑕公

又

周 圻

二九七—三〇七

與王壽格

與毛文山

與李小有

與高康生

又

又

又

又

與王先生

與濟叔論印章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答黃濟叔

又

又

與林鐵崖

又

與胡元潤

答張扇篋

答范文白

復余澹心

與梅杓司

與胡元潤論璽

又

與張宗緒

侯玄泓	又	三〇七—三〇八
與友人論詩書		
林弘衍	與就園	三〇八—三〇八
宮偉鏐	與黃維章	三〇八—三〇八
張攢孫	正同學書	三〇八—三〇九
王仕雲	與羅星子	三〇九—三一〇
	與高康生	
	與某	
宗灝		三一〇—三一
與黃與權老伯		
王瑄		三一—三一
與紀伯紫		
鍾文明		三一—三一

葛一龍	與閔伯宗	三一—三一
與鄒滿字		
失名	又	三一—三一
尤侗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	三一—三一
遺亡友湯卿謀書		
上沈旭翰師		
與周星曙		
與錢紫翰		
與友		
謝人餽藥書		
與友		
來集之		三一—三一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胡宗仁		三一—三一
與鍾伯敬		

胡玉昆

與樸園

三一七—三一七

唐際

與王鍾淑書

三一七—三一七

與徐明復書

張明弼

侯蔣八公座主

三一七—三一八

李昌祚

與易巖侯

三一八—三一八

彭而述

與就園

三一八—三一九

與某

丁遂

示兒

三一九—三一九

又

夏

與蔣養庵父母

三一九—三一九

吳第

三二〇—三二〇

竟陵署中以詩代書寄弟

沈光裕

與友

三二〇—三二〇

與友

吳宗信

與樸園

三二一—三二一

又

又

與周雪客

吳晉

復汪舟次

三二一—三二二

與林鍊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與周園客

魏學洩

答唐宜之

三二二—三二三

周體觀

答池州劉德興修誌書

三二三—三二三

朱 徵

與張修崖

三三三—三三四

魏大中

答吳生白

三三四—三三五

答方孩未

答王中詡

答游肩生

付沙兒

答蕭元恆

尺
願
新
鈔
目
錄

三
四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一

昇州 羅耀星子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高攀龍 景逸無錫人

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濠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濠下之真。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命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懣。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濠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葉同適

足下猶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運寄之語。退而自惟。每媿不及足下。聞然內充。令人心融氣

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砥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答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爲公。人人真心爲君民也。爲君民心真。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知懼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尙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荆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衢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

之。惘然無行。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譎。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卜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答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况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文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鬧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 衍

磐生侯官人子。涓濬潤詠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謹也。

與何彥季

雨花堂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淘汰耳。

與鍾儀部（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沽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閩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督井弟則督井中斷斂也年將五十頽然遲暮矣即欲乘燭游願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歎率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爲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予告語唐公荊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察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與俞少卿（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耶。豈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鄧彭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斷。便索然矣。臨楮干冒。惶仄不辭。

答李明六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會異撰

弗人晉江人候官籍
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尺牘新鈔

大序中謂詩之纖豔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斧風之怨。鬪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與趙十五（名璧侯官縣人工詩）

十五雙腕能書。不得縱力於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玉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祟。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繫。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尙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蟬蛸不知且暮者乎。

答曾長修書

足下以爲人將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善。某於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噫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嘆者。笑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嘆。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衍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

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窗剪燭。盡其所懷。每數僑史。於張子房。敘其博浪之豪爽。圮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游之叢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選此際如何想慕。選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訓詁註疏者之貌。轉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閨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懊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晤語。摸索於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

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慰有道之膏接。非如世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襲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倘爲家慈裁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蕪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縛。受之不武。祇爲瓊玷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天習人。強相憤懣。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略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答陳石丈

每閱墨藝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

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衰憊。無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庶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慾。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再來問我。使着實省蓄積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睚眦民事。大則跨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丘小魯

某未衰而老。頰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於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尙可移之盆瓮。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鬣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筍。皮殼不盡。真味不出。今之深於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

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筍味。人亦不知其爲筍矣。至於某某諸豎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筍肉。但搯皮煮汁。略一沾唇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言陷。如赤松子仙游。視簫相國漢廷械繫。不啻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尙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遠亭漳州人
斂錄稿

與徐耀玉職方

藩宣之司。久夫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管。勳皆掣肘。竟成何事。下檣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尙平未果。雞肋猶在。而虛語樂鹿之志。則雖知己不信也。以爲操版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當百尺樓上置身。聞諸家弟。門下拘拘常常。不縵不繖。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敦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喻。殆非真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真人矣。

曹學佺

尊生能始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繡滿眼。不涉禪隻字。卽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弈者。謳者。若無傳授。任一己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尺牘新鈔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圓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即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禁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熙 子雍胥庭宛平人

著述緣公啓（爲陳默公焯刻著作）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齊軌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育而工樂府。盧照

繇緣久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旨。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庀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於吳下。張揚東 願撤臯比。平 正騷賦於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數爲眞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家宰靜海高公之賄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微。期待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過。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什種。載問盈車。挾六籍之奧。饒於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發。護於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睡。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譏眞騷。八家以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何以仰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略計鏤板之費。勸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禱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頤亦人身。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鄙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熹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躄。實賴蘇黃爲友。况有功於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

在杭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麀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况。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官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尙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齋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興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愷髡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膾割。一不便也。疎散之人。動輒搢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敵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髮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充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應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面好閑。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

飯方罷。便作義皇燕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與。况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露冕於郊坰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醫之纂組。織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狼藉。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痲。巾烏鞞履。九夏一切不御。况能步趨唯伏。講篆長隱。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游汎濶。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聞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况遊彘未飽。怨謗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豁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身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滯潢。一時醜液。穢滯狼藉。平鋪交衝。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浸成瘟疫。四月以後。卽苦暴暑。斗室如鑪。牀几皆難着手。相踈偃臥。則青蠅闖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筵交擗。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晷晷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爲重。稍自疎遠。

動成讎。豈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髮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繁絳。如舉禽處樊。長鯨在沼。燈燈四顧。不得遂其搏香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

孔碩侯官人

與周滅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先生之詩最真。唯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蕃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於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珏

比玉莆田人
遺稿

與邦衡書

醉中袖屨提壺歸。謬爲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部獨爲無賴之璧。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爲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已歎。

顧念增愛。此時卽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景。况昨者之景。已陳於前。而今者之情。復新於後。安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書紙之意耳。

宋祖謙

去損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少陵之於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常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於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一往已堪白頭矣。

尺牘新鈔

一七

又

每展足下筵，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韓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樸園先生

吾師此冊，真是披沙撿金。東坡云：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蜨娘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槩，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繁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菌次

君家填詞，蘊蕙吐于行間，亦能顧曲之誤，腕闌探于字裏，不數辨搗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鐵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儻洋語滌之，卽子瞻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隄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於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葬者，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子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於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浦州書，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

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晉問。政如屏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集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徒癡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雞。然何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迫也。

韓廷錫

晉之更名錫侯官人

與李明六

韻經領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謂其字義而實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玄之於詩經是也。

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於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尾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俟弟贅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覷着虛處。所以遮却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凌虛仙子。俱於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還

別兄既久。清風朗月。能無玄慶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於此國土覓弟否。山中一室。儻如斗大。寬窄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罷無復一事。臥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躑聚散。便了一日。無分毫進益。甚謂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於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爲雨阻。弟與姬無緣邪。抑姬深拒俗客也。今而志絕矣。兄與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蒞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身。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愛也。况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適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實。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於世事。聽之於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實。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閱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蓋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况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牧齋

妬造物私以青纓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泉。與足下七堆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

也。爰才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輩。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時晤對，服子愷，東廣徵，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然天下必聯膝擊拳以爲好，則未必然。

答石齋

今始知天大矣，蟻窠蠻觸，何處矜口。

與李君

窺中山詩，慊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

楷

玄子寵溪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

終日如在囑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遂凝穆。直承元鉢。南國卽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衰罔。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望而識之。非欲倣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菴柏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歎。老社翁高懷不羈。真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所譖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於中乎。恐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鶖鈍。勉暨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泚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於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耳。老社翁嗜漁之好。乃出之於昌黎。弟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屨。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發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巖。去歲簿書几几。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攘攘粟芻。如求林飢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而雖積垢。此心綴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庵之便。特附候音。知己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庵耳。

張如蘭

德馨江甯人官驃騎贈宮傅扶與公紫淀季後君父瑤星祖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媚澤。涉山輝。栗栗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愚以爲此外尙不可窮詰。玉于玉。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瓊珩而捨火齊。琢楚璞而星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鄂。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翻獻於丹霄之上。怒如飢渴。今皇網特張。名賢奮翼。巍峨大對。直上金廡。此其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青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閒。久嬰痼疾。蓋三疏而後得請。年來

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變龍之踪。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其出。穎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倘恍。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冗蟻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秋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尙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減齋

老年翁宜力巖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絲。屬風蠶湧洄。未有那居。且嚴闈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卽恩隆守制。蓋搶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蝓志。雖鼻魚立槓。猶恨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雁峯哉。閩海沸羹。江鄉風鶴。復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歸。鯨波頓堵。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槩香草檄。霜鬢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借借之詩能咏乎。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兼遡。而良書遠假。美於黼黻。煌煌哀些。榮及泉扃。蓋一日捧誦。總陳幽明。悉爲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閩疆積苦積勞。九閩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弘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練而小祥。蒲柳早衰。夢我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畢餘年。曩昔千秋自命。謬欲有所結。譯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迂錯。所抄書卷。盡付秦灰。飽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劄存。無可爲鴻。

鍾道者。作詩海瀟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而才具赴。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茶弱。卽累牘連篇。凌字構句耳。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片言。以附不朽。

王士禎

貼上阮亭新城人
漁洋集

與汪茗文

嗟乎。茗文昔與同人。翱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鄢陵讀禮。潁川引疾。周景家兄。同時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悵憶江潭。兄復放廢支離。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檠相見。悲喜真如夢寐。爾時舊愁新感。觸緒紛來。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遊。雲散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老父稚子。揪若一家。豈非人生極樂。而今風流人遠。傷心事多。人孰無情。獨能堪此。嗟乎茗文。憶弟客秋。病臥屢提閣中。幾殆者數矣。病中百念灰冷。所不能忘者。自老父老母之外。惟諸兄暨吾茗文。周量數子。懼不得復生相見。則願來世得爲眷屬。今世之指天誓日。號稱朋友者多矣。恐合離死生之際。縷縷纏綿。如吾兩人者。未必多見也。卜鄰洞庭之約。敦載於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比聞欲裁去。李官深憮噪鹿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於七十二峯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

將出都與茗文

天涯兄弟。晨夕過從。誼同手足。一旦長風零雨。天各一方。人孰無情。能不蘊結。况復梁生出關。獨念高恢。

伯牙琴絃無忘鍾子。顧雖不敏。願附古人。南指廣陵之潮。北眺華陽之館。瞭然惜別。怒焉增愛。惟冀音旨雖遙。而神明不隔。山川雖阻。而鱗羽時通。則千里不異。比隣兩地。無殊攬袂。比辱七言二章。音調纏綿。情文愧惻。蘇李錄別之什。元白神交之篇。以昔準今。若合符節。從此竹西明月。常同希逸之思。東閣梅花。獨詠少陵之句。惠而好我。何日忘之。外綾卷并。當襲以緇尼。藏之梵夾。使天下後世。知吾兩人交誼如此。不獨以文章相稗。諒聞相矜耳。

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衛於宮闈。表殷劉於螭黛。文流佳話。快覩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指集。攬擷古今。闡秀文章。殆無遺美。十年以來。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爲朱鳥逸史一書。蓋取漢武外傳中語。亦十餘卷。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錄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如何彙馳行。雄麗揮脫。妙有意寄。卽錄神韻集中矣。

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爲碩果。亦巋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駸溼水之乳山中。詩自萬歷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黃口才學。號噴連篇累帙。便布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一卷。積石爲山。棠翠成叢。大是佳話。願同志鑒察耳。

復張友鴻

回首燕市秋風淋瀝。擊筑潑河。曉月悵望停帆。才如彈指間事。而兩年契闊。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方相羊林壑。及兄過歸江左。弟復奔走郵亭。相須殷而相遇疎。詎我輩一握臂觀面。亦定爲造物者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閱除目始知年兄得滇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躋之故蹟。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癘爲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故人。宵且反側。而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鷄金馬。盡入奚囊。洱海繞山。咸歸載筆。異日者。鋒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於遠遊。功名表乎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而吾黨之快舉也。弟卒卒薄書。意興都盡。獨詩文夙債。未能剷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風格頗復長進。昨偶過京口。遊三山。得詩四十許篇。亦能自豪。天能困我輩。以束帶折腰。而必不能困以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過江近詩。及餘四五種。以當晤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淚墮。南望九峯三泖。才若咫尺。巖巖調直。指可以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與顧修遠

日日無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選樓刻文選絕妙。絕佳話。前有籊維摩。後有顧辟疆。弟得左顧右盼其間。良快。良快。

與友

尺牘新鈔

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故在。此自我輩性情。僕游京口三山歸。雲嵐決滌。泉石瀟瀟。真欲脫屣。軒冕卜一枝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數日。猶夢在江天巖嶂中也。

與滅齋

袁伯修中郎。同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衡山。沈石田。唐伯虎輩。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昔人云。騏馬萬匹皆吾師。又云。吾與師諸人也。毋寧師諸物。吾與其師諸物。毋寧師諸心。此皆及雲間論畫之語。而足參微言。

又

元次山自謂與世聲牙。因號聲叟。其編篋中集。當天寶大歷之間。而不列高岑王孟輩。盛名之作。獨取沈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爲谷音幽憂愴鬱。多非詩流恆格。五言如不煩歌。敕勒並欲案丁零。人烟正搖落。樓笛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葉堆門雲。雪深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作。江南江陵白魚如研玉。挂帆獨去風日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來空白雲。此例殊不滅篋中風格也。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真冷堂集

與周滅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透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引入聖賢兢業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終

尺
廣
新
鈔

三
二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二

溫陵
長汀

林嗣環鍊崖
黎士弘愧會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國客

鈔

徐世溥

巨源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孝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懼。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肯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經經守慰。庶幾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譁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肯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為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為不肯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肯陰有干求。陽為不知。前此質語。皆為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于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詭昧欣羨。鑽營冀得者。蓋可數計。就中裏徇。在欲

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肯氣浮性曠。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寮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唾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肯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顰髭。髮已拔白。每答一牋。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麤黍。旣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問。每僕婢爭釭。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徵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忽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馳驅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卽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闕。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愈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損軀以殉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寮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叢。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瀟。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肯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寮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寮邀

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而折艾生于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而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禱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眷。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睨之。開絨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廷佇。願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鶩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於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相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於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常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

錫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所以爲惠。譬如有入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也。當萬歷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就臥濕處。以致經絡痿痹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雖也。直猶黑瘡發于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瘍癰。瘡脹消渴。走氣刺痛。偏作矣。于此之時。舊任療者。習其病苦。不動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破一穴。各丸一艾。各炙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恐。至于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爲以爲紀綱。苟不至於殺人。雖冠帶纓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擯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於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游。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

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調試，得雋爲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爲翰林太
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食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
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玉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而立見，吾恐衆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
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愛，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
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
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鎮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俸不被宗師降黜，安
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敬拜，雜筍莫斂，至機抒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
盡。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於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
抑何勸勉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警當國者，旨幽而顯，
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
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
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翱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
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析骨還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

故爲推墮泥濘。不可及請。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楮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劘。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尙有數端。旣而悔之。徵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焦臍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養。焚盥致書姑熟。卽無量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留都如故家敝園。軒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玲泠之態。自在人物。巖壑之容。自在巖壑。然而其雲煙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賸遠焉。故有入焉而

蕩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溺其繁治戒者登其於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是國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于舊能通此志雖收金陵于斗室寄長于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尙之名矚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界故決不覩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務豈可直與豎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攘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况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醴酒鹽豉一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尚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紛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讓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開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顯者之所宜也。泱泱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壺一執尙友編一冊吾兄或淪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馮經歲。蕪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懷。終以一水爲恨。若不肖於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寒食。聽雨夜談。于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羶雜。此卽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

坐黃魯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輩入山。卽謂之禪。他日嘗語弘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爲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者爲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肖於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懼。彼固以心戰爲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擲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曰。此生于愛。不生於山。或苦暄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尙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尙苦不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遂。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喚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於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爲山。瀉墨如水。此醜雞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鋼蔽。則以根滙帖括。志在口耳。撫檠捫籥。謂見矐靈。奎蹄曲躑。侈居大廈。此螭螭之轉丸。自以爲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鳥足道哉。鳥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爲筏。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

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塵不似也。而自冠卽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讀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聞卽似蘭。近桂卽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于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嬉笑甚於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脊斧質者。殺之。祇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弘大雅之量。推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於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宏。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既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贏。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

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頃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林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陽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章，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敵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溢于王李，佻於袁徐，繼於鍾譚。

又（不十年而復社之禍起，巨源之言卒驗）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居，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敎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

幼清華亭人
九箴集

與樊一

少苦羸瘦，得志但願齋馬萬頭，都缺啣轡。

與周五

今有買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與碧漢。不可以爲星。沈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媾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粉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緇。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兮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臯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暖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以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歎。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儉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籬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腕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駁川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戚五

鷓鴣當秋。臨風整羽。飽禽肉而高颺。頓洗羈縻之辱。何爲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章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斬張儀而咤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入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又

自蘇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顧夢游

與治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願蒙損摺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廢。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踴躍。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願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候其興會自至。當覓寄耳。惠瑛頗佳。向未敢拜。必欲弟傷廢耶。敬謝。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爲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佚我否也。聞吾兄吳游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竊計山田不

堪再荒。不堪再賣。所冀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憂聲名不起。廢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爲知己。苦口。幸不以爲怪。力疾殊不能悉。

與龔野遺

老病增饑。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憐耶。承選拙詩。幸侍者先錄一帙見示。在未安處。猶及生前改竄也。一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就園先生

抱疴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連值好月。卽景懷人。每夕成詠。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擗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顛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爲槩下彈琴。回想忽易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逾一載。真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殆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于患難。可爲發歎也。

杜 濬 于皇黃岡人
茶村集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爲蠶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尙未過麓過麓更微于過細行常知之。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且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開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尙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卽是詩詩卽是人古今真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卽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日留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費并謝。西有已西。龍友已東耶。

答王雪蕉

紛紛悠謬。但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跡影耶。行李過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青。當再邀和篇也。

金

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櫟。小大無當。謬承推獎。使人益慚。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與鷗。向爲一二嫉妬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尙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瞶。庶幾有瘳。與鷗存日。廩無僭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孱妻。穉子弱弟。茕茕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間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制詞好惡之憤。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卯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歎。旁皇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歎。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究盜如其家。究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搔剔疏決。而人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朝假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勸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歎。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人。爲尹歎惜。而亦徒以歎情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爲茲懼。謹告長

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偏強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踴躍。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割者。友人勸弟匿勿示人。弟不肖。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遺稿

與徐麓庵

讀來札。知况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屠沽兒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衛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復璿敏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命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所刻。亦沅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過衡作石。叔車馬逐逐者。多六朝古碑。世有後谷。得遺舊觀。不知遺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窮愁。澗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諸君其人。爲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李北海不辨右軍真贋。此道自昔爲難耳。周公至耶。天憐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莫生。安得楚又有王生也。人言足下才。走未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頭矣。足下自信於莫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于覲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望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爲情也。稍朗霽。西出闔面。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且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芝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酒洒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燭若塗霜。深更推戶。聞無人跡。良夜勝情。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閉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隣城郭。而林水紆迴。溪山清遠。縱遊屐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鷺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

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礙上昇。是知吾儒元釋。統尚謙抑。僕卑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難成。恃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于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于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與程幼洪

善畫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于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陳翰

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蒞園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歎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謹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慈山和尚。爲紫柏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賊私。還落在老憨手裏。爾謂此亦老蓮一件賊私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稽永仁

爾諧吳門人

與黃俞部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廣南。讀才子書。慕聖嘆爲人。遣使賚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及聖歎絕命之晨也。嘻。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桴庵稿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蓋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經 濟叔一字山松如臯人

答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戰笠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終

尺牘新鈔

尺
服
新
鈔

五
八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三

黃山 吳宗信冠五
侯官 高 兆雲客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客園

鈔

周 嬰

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
遠遊篇言厄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昇。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為胸臆。惟別之後。歎情頓絕。何者。景興曠世。見望於方回。威卿輕俠。貽譏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黜。有前荃而後茅。羽積輕叢。舟沉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夫澆澤濫淵。則蛟龍不遊。探巢茂邠。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鱗冥海。奮翼蒼梧。徒以為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蟬穴。嗅此鴟御。高樓有儋梯之窳。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戢。則應門納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縈類支祁。桔同貳負。撫事一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輒亦隨命而獻。歎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寢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聲。叢辰效筭。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之師。或信弘農之審。無爽懼征西之命。逢長順而測零。黃門之算。向靈床而奄忽。辭好即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遺。廬俗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

惡菊何爲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摧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舊里。陳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字若木甫田人）

塗遼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停波鴻洞。鏡流見底。沉鱗虛懸。身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鴈雛。回翔曲渚。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隱天。疊巘虧日。勢步仞而輒變。形顧盼而靡記。使人思渺渺而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蠻觸之力爭。螻蛄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霄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察遊者。陳饋八簋。別客而進。莽若度賓而殊鷄鶩。咸心傾於貴介。視篋乎逢掖矣。夫以人間寂莫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輕王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况乎燕雀之侶。駟儉爲心。慕背揣乎熙涼。驪咄易於旦暮。滔滔皆是。奚怪其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卽閩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致尙勤卹。據俗而動。罔以毀譽櫻懷。不貪爲寶。靡以指膏自潤。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卻一斛之餽。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踵。雖巫馬之代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弘獎名教。搜採前徽。察縉紳之同辭。發民志之椒闥。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質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瀕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塵。勿以爲闕。

謝譚海澄（費爲鉛山費無學也）

明公視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鳧乙翻翔于天末。夔虵蚱躔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于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齒備管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人非王粲。託跡荊州。交異長卿。遨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拖慚。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緩頰之殷哉。僕賦命多遭。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質既逝。因針之契不追。詎宜懷疇昔之意氣。干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諠烈于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衡尊未憚于過斟。宮鏡不疲于屢照。敢忘大德。以資鴻私。所恨宿草陳根。懷哉曷既。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塵之願。道爲勢牽。輒瀝悃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逮。會面可期。猶望玄燕降睇。車過故壘。青驪結乘。或駟舊軒。率爾嘵攜。自知悠忽。瞻言墀側。不覺嗒嗒。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久居城中。友生勸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豝。每有西風。何能無數。

寄韓求仲太史

尺取新鈔

不肖弟方授書時。卽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真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讒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卽不爲狀元。卽不爲宰相。豈能滅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嚙嚙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事。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不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掇巍科。躋臚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尙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錢。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塞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恩之。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羅杓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賤弟兄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毀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開始且破釜沉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椎古骨。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悃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束某

六千君子。逐鹿園中。高才捷足。何所篋有。又况雲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肯亦年年送故人耳。拙翁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捕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答朱子強

譽言市楮。何龍之深也。弟年紀復大。尙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翁。言不辱者強顏爾。

束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况胸有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

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尙儻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莠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答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當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詭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刺刺昵昵。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遞歲來。陵絳陷戈。擗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顯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婕妤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好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而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蠶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

志相守，喜不成寐。况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履舌譜，柴桑真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兒，亦死于悲。謝翹善哭而弟不能，禍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病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紫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敕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艷，直如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勦對，正在枕蓐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管爲黃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霄，在於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卽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傳平叔僧吏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爲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偌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真相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

桑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口。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短。我憤我悻我悻之慮。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鬚眉如許。茫然烟沙。豈不慟絕。然和尙即能規我短。我憤我悻我悻之慮。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個浪子。何如。昨柬二三兄弟。聲聲和尙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爲若輩。冷敲熱罵。引向裏學熏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挑擔子也。笑笑。

答魏宣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喉之不同。胥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譏沈約南蠻之音。不知國鬼六溜。甚於之知王黃也。存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知尊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辭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懣中作憤。嘗有扁平江上之聲。爲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得之音。喚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不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爲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活龍雄傑。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雄偉。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

辨香頓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玄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聞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忠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爲一卷書。則岱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條封禪。冀後學封禪共書耳。平叔遂惻然不必如長卿。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曩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致。枕間辦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爲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入庸兒喚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之熬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補亡。幾不黃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爲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亟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頌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褒衿。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閒疎中國自雄。癡山集類爾。譬之楊德祖俊人。一旦斟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餒。不可誣已。

寄王子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尙有典刑也。別去不敢時思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臯也。念此一二老成。巍然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悶邇來。手指如虬松古柏。嶽嶽名家。真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笥箱諸稿。盡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目中覓解事。亦必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間撿取文。

石恨無副草遠寄耳。

答無生

逸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膝甚熱。此底不欺。然于世間仁義豪杰之爲。不能從臂展脚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威

與霸臨川人
壺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羣居和一。而不矜尙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願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認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已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見寢苦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癡山。送雞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勞心妨殺。實媿殺也。痴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裏如許古董。時復斌媚。而弟不量非薄。方思與平叔分霸。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索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鄭玄近。頗是解人。游公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爲主人作備。奈何。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尙爲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處初曰。孰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心。此不爲昧天絕理者故。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懈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爲天子。安知不但恆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

不但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氈錦。黽獸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開多資之門。此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潤中之蚶盈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鱸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卽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尙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旂飭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朴而無意。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謬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於類，夫賢之藉賢以審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己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鏡 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尺牘新鈔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穉相反也。藥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穉。藥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間架現成。但須糊棧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 用昭燈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
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己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懃精神。樂歲

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愛之。然弟以爲制裁一途，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稽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穢惡勦襲，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者，收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剛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砒礞，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剛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朮也。何人能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可呈兄案頭矣。

陳弘緒

士業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鴻梅集恆山存稿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股肱，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尺牘新鈔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凄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力買麻油。爲市買所給。雜以桐油。夜半食院。如爲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沉疴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字。皆只起得一個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東荆炊菹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聖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致託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採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繁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毘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着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况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鬪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

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禮時爲大。穀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已。尊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幸談師友類。竟散失強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悵悵。亦祈開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比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就靜默。一念未勉強。礙特甚。乃知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爲狂慧借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殆同日及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着。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沉淪。噓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榮。丹之以井邑之寄。弘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弘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救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毫髮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愬然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于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既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園。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愬然者二。弘緒幼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箸售奇。輟飾尋異。積之

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吏檄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恣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弘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弘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藉光諸勝。留煙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疴陸發。前驅至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真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雨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煨柑柈。啜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遠日疎。差減曠昔之役耳。

上督師關部書

曩者弘緒樸蕩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潦倒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柳下憐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竊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寶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爲駭。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故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

之而已。今弘緒南涉江淮。東浮苕霅。又北崎嶇廬陽。歲旦一易寒涼。再易暑雨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柱後。惠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狂狷否乎。曰。尙繫如昔。弘緒唏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讒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弘緒不得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於厠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蒙我皇上綸綍之霽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請。而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偬。軍儲之旁午。欲有所懇請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果能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霽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以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庾死直臣之事。然則弘緒數端之疑。俱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疇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自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給諫。昂論劾。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按宜嶺。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陋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雖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有囹圄之苦也。降遣非有餒餓桎梏之辱也。雲鳳

猶以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靡靡。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卽柱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銀鑄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弘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菜餼不給。菅屨不完。坐一敝漏囚室。拳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頃弘緒叨沐浴蕩。烏飛魚沉。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噓。念弘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臆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夕從事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慝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數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橐。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寞。阿堵在手。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實減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寤時。輒誦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之句。便爾適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祕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於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記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別分一略。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略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郭。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

風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櫟園書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值干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寤寐所服膺。如老社稷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瑣瑣寒酸。何由襄半月。拜大君子劍鳥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纒纒而老社稷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潦倒間人。冒瀆典記。自傷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摩歷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稷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累唏嗚咽。顧影自憐。要必有耐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感知己之恩。至於陷胸斷脛。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違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晉。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邀九方臯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己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台主持選政。一時作者。真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而外。尙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朴。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酣暢。康小范賀子裂之

高爽。今其人或存或亡。亡者既已荒煙冷霧。存者亦復風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刻。久已化為煨燼。舒魯直揭塞軒稿。亦歸烏有。曾聲伯名裕者。聞其藏稿。盡爲土寇拋擲溝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尙有存否。諸君子幸而早逝。幸不親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賚側理。問諸藏書之家。冀有所得。卽抄錄馳寄。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樓佳刻。神魂已繚繞於樵川菖溪。况台命陳篤如是。敢復如曩昔。憚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檠戟。以抒其仰止耶。天啓中。敝友會堯臣。一日忽從鷺洲。駕舴舺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念往圖一飽噉。時已近秋闈。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纜。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肴。曠古所不數見。而枵腹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樓既。

與黃俞部

開緘如讀古人之書也。甲申而後。吾見亦罕矣。僅嘗都溫伯芳兄。差堪與俞部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薄之逸倫絕羣也。收探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漢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母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春秋語孟。沉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勿以爲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文爲當代第一。藏書聞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吟。豈張司空所謂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於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則必爲。

絲竹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死之責。卽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樸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晶。右臂爲石所傷。每一痛發。輒視寸管爲丈八矛。知己恩深。竟不獲以塗鴉惡札。布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清夜終不能以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稷鑒之。臨誦佳句。高奇秀逸。兼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輦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筓於敝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裂掃扯。製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駸駸之背。餘以支枕籍地。數萬縑緗。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羅網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註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匯爲一書。易則附以占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鄆爲鄆。石經以齊桓氏出奔爲桓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經禮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繫辭。然此四冊頗有可觀。欲乞玄晏片言。託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撲被延津。當長跽面請也。此外尙有雜著數種。滄桑以來。餽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衆香兄遂作古人。爲之雨淚。密之兄踪跡杳不相聞。今當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一錢之傳。真可憫也。昭武偶有兵燹之變。道路復梗。稍俟

尺牘新鈔

八二

寧息卽闕造謫。率謝不既。

傅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廖傅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籬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浙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
繹繹千百顆招涼珠。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三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四

侯官 許眉介壽
昇州 王廷棟隆吉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國客 鈔

張九徵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月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認高深乎。譽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僮父。稽鍛阮則非不骨帶煙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諧聲麗則乎。明公徵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鄺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

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襲紙揮灑。使與貞白蔗米。分主諸山乎。柳子厚愚谷小記。寵惠粵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遂盡寫其情狀。第爲柳與黃之人者。無辭于朴邀耳。所有緒言。副之別楮。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護。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上主人。而目嚴冷。玉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耶。王于一忽焉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徵買西商。啖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飭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悶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鉅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沉于寒煙。沒于覆瓿。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于一集。櫟園會任之。弟亦以託之賄上。唯先生留意。或同顧于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我於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黃 得仲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間之鶴。忽墜瑤函。原上之鶴。載啣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令乏臨邛。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况乎川紛坐上。但有酒人。彭龜幕中。從無俠客。恐敵季子之黑裘。無補莊生之潤楫。則敵邑之羞。亦良朋之

恨也。至於劫灰未盡，非城之荆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空樓，燕巢廢託，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鎰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穆滿，空想赤鳥，才是子桓，徒懷綠樹，倘念綠珠，可貯真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許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寧敢賓戲，聊代解嘲。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鏡，字鏗侯，休菴遺稿。

與滅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人品爲何如？若今執襖兒讀國語史說，且不能句讀矣，尙何說哉。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於客窗瓊珮同藥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住蓬萊三月哉。

與金冶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魏魏矣，老緇老黃亦欲

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唏噓，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成陽一劫。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應本

答卓蓮句

得半日閒，周讀枕禱，天下文章盡於此，木難名頌，客又嘲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莽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子稟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

通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邁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裴元璠等百餘肝腎節。鑄不成蓮旬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葛蒲與蕪。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爲譏。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璠幸甚。蓮旬定受元璠累無疑耳。尊蘄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聘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魯。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翺翔子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王猷定

于一南昌人
遺稿

與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錢。先生以苦心績學。上溯有唐。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若寐昧如定。東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賺批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死喪。慘傷肝

脾。而又不取重遠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着穢佛頭。惶悚甚矣。

唐 堂

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
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東友夏曰。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閣。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遞相誚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滅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翊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

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遺。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如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眞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

左軍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澆籬集

上葉曾城師

以眞正命世豪傑如師。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於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於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聞子密弟作古。則尤深憾於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揆輔而林下者。子密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盜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鸞塵。卽妍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褒貶。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略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昔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間無一僧。頽櫬敗瓦。委荒榛蔓草間。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略今日。躡穿鼠竄。烟翠露泣之地。皆我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嚼齏磨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辟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暮木頽頹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皈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樗櫟自免。何有於榘楠栝柏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眞不能一割。老驥眞不堪先駑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扇叔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才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絃未達。已歷過少年文
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辯才。都成障礙。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
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
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兒
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
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出驚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託。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弘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
青眼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意尼山之轡。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
博愛之意。不能自己。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
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即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
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穀已印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癡中。以
此爲夜壑之寶筏。抑亦調焚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鄂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隨。指摘瑕類。以當負劍辟咄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着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舐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壑。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生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唾震澤毗陵爲腐儒。又五年而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楊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觸狼跋。蹙蹙靡勝。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磨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驟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略具冠簪面目。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傷浸淫。如徐孺多情。感人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於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祥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踵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義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

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製也。夫雜劇効元人之弊。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効宋人之弊。猶必爲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况登千秋之壇坫。震一代之聾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於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荀丘一集。乞芟雞擲還。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諦。然董蟲習董。翻不覺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闈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台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得大寶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鑿足。而寒冢亦世沐浴膏澤。如以鼯鼠而飲恆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人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台則施者同於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真報恩乎。今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骨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台。作塗毒鼓前摻搗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過歸白門。留此願王。用埃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於蒿里也。祈祖台以法語爲玄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辯才之津筏。向蒙慧劍。剗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坡。而攻以兔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

茵。而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真正出世人文。安能即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即擲來。以慰歧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即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水沉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尙欲求輓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卽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弈世。

又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座。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玉裴之仙遊。瞥見於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劄神鏤手。別繫世界。使我驚怖震懷。庶可奪却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斐羅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透次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卽置高閣。不復着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井州客舍。復覩咸陽風氣耳。

答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台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計。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卽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崇蒙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台下訊蕪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瞻莖看月。止領略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於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於芟削。則有之。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台近作。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芻狗子矣。倘其中果有蠅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公有諛直

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雍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掇瀆。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師台不暇着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莪。必能上逼商周。爲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斡旋缺陷。然東邊斡旋。西邊隨復崩裂。斡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固是世所不滿。卽醉夢汨沒於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駕鸛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會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鸛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

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餓飽，杯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况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就誤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翻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

又

真實探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言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以鹿門眷屬，大家團圍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羈縻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埃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丘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瘴渴。瘳，瑕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裁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
塘臺集蕙淵集

答辭曰至

所識西江金沙之異同。真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床下之鬪。不辨蟻牛。天首所飛。罔知
龜乙。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謂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於茲矣。不自意其得交於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略紡授堂全集。且并其形容之巖巖。響咳之嶽嶽。而留連於耳目之間。蓋又三年於茲矣。然猶以爲有間也。倩女之魂。一在床
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於今之夏五。忽無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於人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夫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肌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
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鬥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
哉。卽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
炎倚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
切置之。而爲母氏行略殺一言子後。夫時文古文。同辭同濁。孰能通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

詩獨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棠子之奉親也，上堂辭跌爲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諷吟矣，則文之以詩，又曷可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臆誦於母氏之前，其爲噉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爲嚙緩之聲，可以破涕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養身其節孝歌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歎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爲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始之業，久已奪旗整弧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願獨折節於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磁珀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顧矣。爲是附絨，以致先遊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爲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昂

凡人作詩文，毋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卽有重複句意，人都不覺，并己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胥，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尙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斂宮珠，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鱗角鳳毛，斯可爲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廓落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於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於有以知其深耳。

陸彥龍

驥武仁和人
焚餘稿

報茗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且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概爲謝絕。獨以諸昆懇懇。諠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詔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易數語。大異元稿。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絺疏綿中。雜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稿還之。玉荆公不妄徇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况文匪三都。吾慚支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鯤庭書（庚辰孟夏）

南溪一徙。爲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略。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况平素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且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朝廷丰采所屬。當事耽耽。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相與引繩批根。脫使非意難繼。致起大疑。如東京釣黨時。係天下安危不小。僕等東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

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自豪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并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略，悉以語我。

報嘗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即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兼疎懶成癖，稽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蝨耳。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懶癖，又竊自迂怪，值興則日可十數篇，詩數十章，然當機應塞，嘿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催科責負，益厭苦不出矣。况重以對客報謁之頻，贈言訓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躓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嚼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略，然素不工文，即迴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

維

孝若歸安人一名僧曇
十齋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驚思鈍，多歷陪蹶，雄心銷折，垂盡。願夢寐賢豪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襦，榆固易納之鉞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山守入化倘一旦盡撤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涸迹寒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鯁生影響學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慎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鳶使以高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公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猜退休尋章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不足專美於前不肖維聞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擘山水時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甯先生書

不肖匏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薦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鍛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子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羸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于累知已因茲便羽輒先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脚鬧境頗良只少鄰嘉賓爲辦百萬隱貨然坐此結構清殊不至

如鼓家刻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審中滋味耳。

與湯冷裏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播淵雲，而右挾李郭。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咸池，星霧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慧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笙匏，置之絲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樹管鼎，望而知奇，邈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難爲掩蔽矣。勉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傅才，行且躡兩司馬而上。何數遮須國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匏落，無偶於世，兩敗枋頭，晏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望蒼梧諸峯，紫氣團圞如蓋，恨不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束牲之盟，何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讖豫州。今僕於門下，猶淮陰之泗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蠟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玄白書

秋風鱸膾，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悅，辨爲龍爲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輿於北園，採黃花於東落，詎庸知不勝風塵中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留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處鋒鏑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癡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出而讒諛滿座。恐愈益齷齪矣。門下不忘死友。其善成此孺子。

沈守正

無同武林人
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嚶鳴之好。五交三異。未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爲常矣。間有噓枯借煖。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僂分。昔之側肩。忽成攘臂。詳推斯義。無殊賀易。至於山陽聞笛。西州勸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舊。實共宏濟。卽不至耽陸耳之權。揮無情之涕。虛往實歸。淒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標之衣。飲泣剖郈成之宅。其人綿邈。如在空谷。不知此等。在今人以爲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仁兄於歸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卽未嘗連床摩首。從子往休。復之末行。小稱氣分。奉世來遊講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竭躬碎心。以謀其不逮。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慳半面。死已宿草。徒憑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拔之頑稗。授以衣冠。昨其兄昌世。嚮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云九世以前。來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菽。廣堂多士雲集。仲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數歸生之一青衿。政以當此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尙賢如仁兄者。東南義閭。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巫之奪何。

又

蕙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爲永身。來晚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爲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燥而卽遣之。

支大綸

心易構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博受之。翹須心硬。浸潤之。謂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尺牘新鈔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概從竄逐。如白頭媳嬾。屢易翁姑。無論食性難請。舊嫌易隙。而華色既衰。卽務爲婉
嬰恭媚之容。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况諸姑小叔。嘖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孀。終於銜
怨以歿。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坯灌園之侶者也。

聞啓祥

子張仁和人
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
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狐精也。

嚴調御

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婆婆樹下。倚徙牀上。雖穆無一言。而頽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
耳。

汪汝謙

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快見月。謂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爲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者尙多。娟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四終

尺牘新鈔

一〇七

尺
廣
新
鈔

102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五

江左 王士雲望如
豫章 陳允衡柏璣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國客 鈔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燕飲醴沽。便欲擊缶以代秦豎。拙字蚯蚓形耳。足下何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烟岷。則烟岷何以自飾其醜也。

答吳隆嫩

竟日啖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善鑑。遺力獻之。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炤。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掇元華。吮玉腴。以饑枯腸。棗龍骸。不一而足。使仲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親友

尺牘新鈔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煙。玉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濯濯狀與牀頭芳醪鬪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於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愔愔。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涼之下。登朝霞。吸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煙嵐道淺者。

答後子睡足

僕自作遊人。豈則驅馬。夜復篝燈。捐管。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不溷濁。不癡憊。得一區以爲焚香繙書地。王子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鴉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隨筆何當於足下。要亦蟹螯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肥不可展視。恐山靈媿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於應亦然。

與藐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處。如數萬烈雷擊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醕。丹菊黃茅。煙霞性適。

訪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卿詔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組。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紫白。棹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盡省蘭台能勝此無。

答觀水嚴六吏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林慮。秀色嬾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輓而譜混沌也。來詩晉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深倒。

答舍白

道中裴。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魄炤戶。疑足下插珮冉冉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劬經亮。謙挹纈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眉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祿簡于羽陵。授大文於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侯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大集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十絃。夜郎今始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頽然。雲水栖心。蟬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閭嶠。俱經大劫。蟻螻過太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過。昨夜痛飲。右籥左觴。非敢如處自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鷄鳴。何啻鳴咽也。我輩一宵。便足勝他人。僞交十年。盡世輕秀。尙少奇古深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尙遑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菴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唐時升

叔達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謹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况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尙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

目攝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

道行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玉繩。具紐門下簪履之念。茲又絨書分俸。而儼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肖。謂庭所以取斂于天者。除凡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時事俯張。諸賢踴躍。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嗒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也。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權。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柄鑿之際。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窩濡。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螫有毒。所宜慎護。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間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己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

也。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即此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即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秦

鎬。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與邑人

鎬市宅一區。鬻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竇賦贏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願以佐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撼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峻嶒。不資寸木。然長濤澎湃。亦納支流。倘使質而為絲。織細誠微。可備縹緲腰之用。若銷而為鍊。錙銖雖眇。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道人。捨身險壑。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鎬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又爾僉謀議舉。庀徒伊始。戎事有期。伏念金屋輝輝。

煖母貯顏而忸怩。饜廊嬾媿。西施振屣以從容。履坦無虞。負乘可懼。或以鎬處父母兄弟之間。微涉艱苦。此賢之茶與葉。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鎬當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賢之蚓與蛩。喧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豎嵯峨於晚風殘照之餘。遂視焉標姓字於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如無故而加鞭。神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擲揄。在安民愁欲引刀。將聞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扁恥爲執鑿。卽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危。穩莫穩兮翠篠千竿。匿影况吾老也賤。樂莫樂兮黃茅一把。蓋頭謹開臆以陳辭。省得名虛起謗。冀矜愚而轉達。免教龍過生災。朗嶽好存。龍山無恙。問何峯堪伴峴首。願留爲邦良守。令墮淚之需。看幾片可代燕然。請裁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辭。

錢

梅

彥林嘉善人
彷彿別墨

與友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李流芳

長蘆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華甫

爲兄作此冊。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真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

尺牘新鈔

喝之效。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

兆

雲客侯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雅如魏劭自醫郎舍。左右先生。已無顏色。上對古人。而徒於射鳥淒下。仰視海月孤懸。哀
始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必有此高生哉。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
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率別以來。苦憶幾令玄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重。浪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
迄今僅見富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兄在真冷堂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兄弟。
日過從。索觀南海文犀瑤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闕館無善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櫟園先生及旅堂孟夏書。爲
最吉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多嫁小妹。發春卜葬兩親後。將去故鄉矣。安蔬夜雨之約。幸早爲計。大兄頃
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懷旅堂也。交情至
真處。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鹿徵

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頽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邨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積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笑語而後。闕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罄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間。見白雲特圖。外師造化。內關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卽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寸。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琪壁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受青玉。身入鏡中。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共晨夕。則隨蜀兼收。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倨侮。幸不爲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貧賤患難。無入不得。方信冤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於太翁先生。世講之

誼更益誠摯。亟欲一晤。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得自主。兼值冗劇。不可以請。古獄偉人。當面蹉過。慚恨無極。弟經年類放。自同土木。掛脚藏頭。忍饑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豁其孤憤。隨風飄墮。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耳。然踽踽之踪。寄人籬落。昔慚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爲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悃款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闕。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闊闕襟。有懷如獄。聞了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踪流浪。失此良觀。抱歎何言。道兄六翮既振。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遺胤。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詎爲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病臥。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清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泥老人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實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羅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塞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茅元儀

止生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墨之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道人死決語也。詩真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真令我媿死矣。

胡介

旅璧彥遠錢塘人
河渚集

與康小范

苟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

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尺牘新鈔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聞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驚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叨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疊。關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滅齋

撫躬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整暇。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遠歸荒邨。與荊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愴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犀橋銀箏。尙裹紅淚。須歸棹盤桓。再廣魯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摺拾非報。未盡馳念。

金人瑞

字聖敷。一名彩。吳縣人。
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弟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註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

寒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甃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

燮

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坡埏雖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間。便覺天地亦屬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

次公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共殺之入於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疾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

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竭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天憲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定見而悅之。降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間。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畿。劍會萍逢。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凄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弟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嗚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於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於燕者。其爲我序之。

張幼學

詞臣秦州人
塞上游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願遠遊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雨雹。來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在地。至於人情。譴過山。越壽逾沙。其難有倍於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於其中。不幾以父母之身。試於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復云。

孫弘祖

令弘秀水人
樸語

答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窩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甥貂裘大做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珂。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衛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且作有髮僧。繡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卽山。自可少與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矜尚青兒。復着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脫殷勤。誼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日列之馬首。如佩長者壽言耳。

答沈德瑜

兄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龍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藕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踞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凝淚，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周容 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根園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根園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於一致矣。

于奕正 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寧 子救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旬餘不出，偶誦淵明飲酒詩，夷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高岑

蔚生江寧人康生弟
蘿棲稿

與維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妒多於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於或夢或醒間。足下遊武夷者，僕將爲遊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爲崑崙嶠胎，某爲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轟如眉山，某骨俠爲黃衫客，某形幻爲紅線姬，某者爲龍泉寶鏢，光綫可以燭香，某者爲荊山良璞，精氣燦若白虹，或爲瑯嬛祕笈，或爲禹穴靈文，或者輿結爲响屨碑，隤刻爲籀斯筆，或氣象高華如瓊臺，芳菲爛漫如綉谷，某孤子爲天龍一指，某怪誕爲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者大費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者數其奇材，某如鬼剗神鑿，龍飛獅舞，倏爾乘槎天漢，爲張翥之支機石，某飄然屏風上行，如鄴侯之鎖子骨，足下幸一一語僕，僕將爲遊遊武夷記，非必樂舌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記，記者不必遊，僕欲爲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灶蒸梨，同畦剪韭，深歎素心，但隔籬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踴躍。

孫枝蔚

豹人園中人
澠堂集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間諸作。初讀之目炫心駭。既則形神蕭散。便欲作天際真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冰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議者。然永嘉諸地。昔得徵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卽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僥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應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深足爲愜。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又開瀾閣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數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爲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探爲佳話。至於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驥

文白海寧人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積畫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

瑤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訣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胡

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捉兄一放浪於山巖水涯中耳。定山欲祭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玄襄札

聞平立遠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爲性命，是貧賤輾轉中之梁肉，餽餼溘池鳥獸也。并此奉却，如魚失水，如鳥焚林矣。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于鐵山師

昨在邦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敷言。於水見河。於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於富貴也。况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扣冰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胼胝。滴水滴凍中來。非鹿山老友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帶水溯洄。未能卽拜下風。然春草如煙。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崩稭。徐圖掛搭。

答龔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時。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雜佩之解。兼粲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龍松獨深。顧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行之役。自省慙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木。結河渚數椽。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踪。而常停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閩握手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研德疇三。吳門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識也。過燕城時。試留盤桓。知其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山黯然。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卽詩文撰著。亦視同蟻丸。惟思草木蒙頭。向泥積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亟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爲可痛惜耳。耕塲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宣城梅澗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遲暮。何以堪此。爲悵快累日。惟有道達懷善遣。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和之戾也。別論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借頭面。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獄堂下。見柴丈人。窺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鬚髮渡江來。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容歲過蕪城。入門握手。懽若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髻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澥內名家詩。而遠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沉吟遲久。非敢爲知我者。情此敝帶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囹圄。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旣隱矣。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憎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於心者。十猶四五矣。卽今年而觀上

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憎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慎。卽自愛其文者之當慎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昨懇叟促之至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故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卽附諸君子劄劑。布之澥內。以重弟之心憎面赤。幸甚。

招減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鍊翁。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謁幸早過荒齋。並攜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開閣下有執桐之感。感平生見顧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櫟翁至。知復蒙慰留。陳情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邈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閒着。求一退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陵谷。升沉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管憶唐人不得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絕身。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閒着之第一着。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着耳。留意留意。

留啓翫叟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書胡萬贈答詩。柴丈人爲跋隰西倡和冊。予爲二子題小炤。又成七言詩一首。於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踴高躡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翫叟河西儲輩。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叟來當出此示之。

與樸園司農

江路容輝。柳條載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榻前。握手慰問。倉遽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鎮老處詢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世。遂專意卜居寶藥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初寄。懸壺未成。而逋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鏡老每過。相爲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踉蹌出門。復俛偃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篋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先生道也。

堵廷棻

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樸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沉鷲。生人敬畏心。爲足尙耳。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瘠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真正詩料。古人何曾合緒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煙水。萬里百年。驅遣得宜。何妨清思。今人動說勤學。若先生詩人。能剽襲其單言儷字否。

又

琴川說行。逐雲間者。亦皆却顧。卽爲公安山陰竟陵者可知矣。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屨已粗。苧邨之絮不綠。昔人所以恨於臨摹者。謂其毒甚於詆訶也。真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逼人青眼。吾於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闔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若熟師閱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冰。熾然積炭。每當柏沉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抱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已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藝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素閑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正不如夕陰墜隴。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

短笛聲也。

陳士奇

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點。如買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借禱人飯間粒。必拾入口。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順公

踟躕長安斗室間。出戶塵沙增堞。左右市肆。雜列秣糶豕鬻。氣逆不得舒。遽歸塊坐庭幙。閭落如野。僧更無磬。敲一二。老僕羸臥不起。幾於自執掃。秋霖綿溼。宵晝懷抱可知。讀蓼龕詩而曠然也。如激潭。如蒼嵩。如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古人劊心刻腎。而蓼龕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沉淪蔡莽。流離困躓。了無生理。而奇山絲水。古樹幽禽。遇蓼龕俱不敢有遺情。有匿旨。哦咏備然。曠普繁。則蓼龕之所得可知也。蓼龕教我矣。

金堡

道隱錢塘人
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吾有所深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譽之。使出入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爲將相者。其近於生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爲卑官。而亦爲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修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僂達官。奔走過客。拮据錢穀。屈曲鞭朴。卽足以死足下。足下卽未死。亦復魂寤神喪。勝於照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驅麋鹿於長林豐草間。樂鹿旣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個個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話。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五終

尺牘新鈔

一三五

尺廣新鈔

一三六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六

晉安 蔣 玠 絢 臣 選
黃山 汪 楫 舟 次

豫儀 周在浚 雪客
周在梁 園客 鈔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爲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卽幽束裝。以備北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亦不自解其真切翻爲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眨眼戟眉。揚袂動足。躁競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譚爲正。以笑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躁競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情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視左右者。

尺牘新鈔

一三七

以說刺爲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鄙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爲所借矣。

復諸縉紳爲謝鳳老舉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敵鄉人士。羨慕奉之。桐鄉之士。則尤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慕木拱矣。而矇悞不衰。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之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之多愆也。願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笑。訶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此爲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令作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嘆。苦考成在即。錢糧舊逋。爲他人受過。尙可爲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真是苦海中著篙。年父母大才爲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鴛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顛也。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爾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多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聞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傷人，放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由鑒別，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復友人

二三鷓鴣，殊爲可恨，業已痛斃，勝於鞭笞矣。我輩猶龍，豈缺鱗蝦蟹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魑魍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響屨。啓之五瓣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典製。童心再瘳。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揶揄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癡人欲殺僊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諡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捩。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識世情之幻。政足掀得一笑。敵那前輩。餘風不遠。冷眼自定。熱脚徒忙耳。

復支比部寧瑕

子嗜學文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肯談文學而不能行也。願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憲之空洞矣。

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瀾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衰言。不無獸頭加茅屋之譏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
敬。仰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
安心於囿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虞其躓矣。

復支曰月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
極。今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尙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
揀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目。掩圖籙之光矣。

徐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刻刻如欲出焉。嘆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託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託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託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即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闢重於世。又嘆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闕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即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託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躡數公而誦之。與之爲肩背。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肯輩不敢以私譽。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可以自託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聞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羨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者。知必有在矣。不揣謹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冊。冒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概。俾得則名筆墨之末。他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夫晤遠已再歲。曠濶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於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自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轉展於叩槃捫籥。况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處於參差詭祕。而人之詣力。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卽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齟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維岳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闔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恥其襲於燕。燕亦不得歧於粵也。何則。維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維岳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於維岳未至也。其所謂闔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彷彿之圖耳。烏能測其所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子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失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論。猶聚天下之人而言維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至者。餉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徽跡。而何有於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蕝矣。爭之而當。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

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佐之。餽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儒與釋之眚。盡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思得吾兄松下風濼之。闊甚。不能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器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恆縮首自匿。姑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謂之未至。而徒仰棒喝於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於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成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間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况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抑。不敢輕持而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選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辯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能令極晰秋毫。於吾心受用處。尙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
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亦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於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於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於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日老而死。且至

矣。而舉邑之人，終無爲之者。嗟悼倍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積土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於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鼎桂侯

子黎何辜，斬艾未厭。目近今之變，幾無辭於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閭里，會通大都，旣以燼冷燼，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窵奧，澤之阻曠，溪岩之邃複，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膏剩櫛之細碎，刀儿所未到，到而未襲者，則禍蒙必孳於其間，聚族而蹂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於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弄，必胥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於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於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類情恇怯，狗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覩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卽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敵鄉干戈荼毒，自夏徂今，蓋酉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痛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數身。貴縣西北近隘，於禍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鄒陸弈

尺牘新鈔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枵餓枯瘠之鬼。尾遂爲祟。則於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於人深苛無類。不但妒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塞山淡寂。舍姪輩。非醇即暗。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佳。而顧業此。達人寄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尙得竊比於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庵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跼蹐廡下。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不至舂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燭。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於所交遊。大抵近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躓之。無論他人。卽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旣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於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麤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蝶

此番楚毒備極。假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於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瘵如故。舉體頽頹。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敢逆。口中齟齬過半。一番百醫。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

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踉負爲歎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非之質。所可幾倖。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煙雲閃忽中。接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跬屐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於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濫討剔。發其奇祕。如永叔於滁。子瞻於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尙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軋。天下間人碩士。踵屬於世。當年草草。非月如盲如痿。於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形諸夢寐。月以數計。閉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著卜。皆嘗曉習。邇尤深於堪輿之學。自謂於今世界。虛無倫匹。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騁盤薄。雖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窶。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其搜討。期於滿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扶其矇翳。向來知與枯苑榮落之不同。輿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於故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峯。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淚不輟。隨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啣啣。以爲此潛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緣魯小言。尤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情衷相去。已不啻數折矣。况腕指乎。况又移之毫釐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測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段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卽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卽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卽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於祭而略於葬。甚者先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於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於祖父如此。卽吾之子孫。將復奚實。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爲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愆。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衷於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於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無言。伏惟炤諒。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凄清。有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妬。與春爲仇。與離人遷客爲惡緣。與竹杖奚囊爲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獎率同人。廣懇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色起神王。如織屨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知身在草廬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瀛濱。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瀛濱。則催花爲燕也。

答蕭明彝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爲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亦幾大聲疾呼之。願呼愈急而應愈緩。則固不可如何。而弟於此。獨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睽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曰。是惟割股可救之也。睽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衝有臥者。曳其足而刲之。臥者驚眊殺人。而睽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救親。殊美事。衛之人。噉之皆尖聲。夫知救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實不能自有所割。乘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刲衛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噉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尺牘新鈔

十年夢想，一曙得之，亦以一曙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偃臥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尙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溫生於背，霍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晉人有善叔寶，而恥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寶載而已爲之足，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踟躕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戀慕者，涂爲圓而礙爲輶也，而是人乃遂驕語於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謾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卽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孫人，而之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貧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學爲詩，而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尙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覲爾騁逐於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知此，亦見其不知恥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瘞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常見全人也，卽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亦良宰相也，至比于前人之數，松卽欲自諱其馬首於嵩鶴之隄，然且不可得，况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

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略爲招索。四望間寥。較松爲甚。不得已。亦覓一二有心人。分送物色之。冀遇一袒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尙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來遇耶。如僕。覺覺。寔寔。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剝肉。在大師。尙曰。等箇人。而至如僕者。將又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崧 五世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腳踏穿白雲窠。幾千萬疊。

吳 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稜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婁水王尙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之綬。黃金燻土阜而已。

尺牘新鈔

一五一

丘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望爲勞。門下游刃繁劇。逸致絕倫。天曹一席。延竚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老踪跡不一至公庭。三年無從一白事。明公閑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龍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沟水行潦。止可餽餽。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郊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並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得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殿程之餘。與會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日記云。平生登覽。妙有窮日。自幸不爲俗吏所纏。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

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留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玉子題名。果既天末。同金焦北固諸峰影。塔然而已。

劉榮嗣 半舫簡齋曲周人
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先生。縱談他日致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胆於摧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既旦。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羣籟不振而自落矣。駕輿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尺牘新鈔

一五三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乘鈞。頌禱則委。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瞿子又刻唐詩十集。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僧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貺謹領。片芹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管目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酈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仙。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尙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閹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携以見貽。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岷岑總漕

滌屋滌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橫門。凱歌雷震。豈中朝儒懦之思。偏儂兢惕。一醉無時。笑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從世人間水增半

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救饑口涎不到地。市探頭蓬窗外。卽渾泥酒面。引襟袖拭汚。班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蘇。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閭官承簿中作夜郎玉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備。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漕撫參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于穎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張恆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畫。南北交馳。人言日至。市有虎而毋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人孰就未已也。馳馬豸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惲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重不置。其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

別調清涼冷尚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鑿拔之橫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於僣祿。輕所關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胆。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願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陳周政

子鵠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於李譚之門。作彼重傷。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輩年調嘖。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異怪誕之

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覷出三百節。荅茶鬪鮑葉冰泮微意。風雅正派。正在於此。而獨被不逮之誦。魯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枯首二字爲題。卽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鷲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資。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六符先生。憐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峨眉之巔。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芹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醜驢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翳。則失之譁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階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

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姜圖南 匯思錢塘人

與張繡虎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於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峯。觀東海日出。豁然清眺。湯滌死生場中。殷憂煩慮。何必出死。

李 雯 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髮身世相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鬚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儒冠誤。此髮所謂一夙而九思。臨殮而不知七箸者也。憶癸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朕。雯也世趣愈惡。顯顯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著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願此微賤。

之軀。乃與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敗體孳如。譬不得悼。步不得揚。仰臥看屋梁。側面對蓮蔭。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虫。致諸玳蜉。羣閉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羣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遺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輟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輟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而成之。苦不清邵。夫蟬之爲蟲。隱織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螿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而羞之。則螿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啄。必先碎螿。是蟬可再生。而螿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害之言。以變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敘中不可吝。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果一劫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

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子弟。又一密之也。陳寃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己。今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且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隨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氈之上。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跼蹐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擲。揄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卽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僅僕相侮。妻妾諛語。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烏鵲爲上賓。以旭日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卜萬之衆。拒兩國之命。扼持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爲大漢棄婦。使髮得此而後茂。便已陟遊帝庭。奚管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遠不以謾謗。冥頑不鑿。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至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盼耶。子選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焜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何謙 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窵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厯嬰勞欲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六終

尺
腹
新
餘

一
五
二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七

驪山 王元衡壽格
閩南 徐延壽存永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萬時華 茂先新建人
溉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學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昔人以朱昇為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譬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齟齬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為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為開元大歷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救君子非苟作者彼實自為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為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為唐初盛詩而強學為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聳牙間雜淺俚合者什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為數君子而強欲為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為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玉唐之文失之必為庸弱今之學為數君子之詩者如今人摹擬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為穢亂兄云不欲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

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做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蠶測。辱下問。遂不覺媿媿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肯。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尙無由賓聘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僂父。弟乃于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邦溝章水。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緱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玉孫。正以其雙瞳炯炯。照及裘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媿爭。只尺之惠于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况。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絰。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學。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淳。方生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桓

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窮之情。輒法然太息。謂才

如韓公者。古今所聞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謂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旣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阨鬱之情。適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于通都。卽尊駁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問上所治制。執以溷閭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竊見節義。乃向者三君之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于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于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願常迫於飢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育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于遐邇。忠亮著於朝廷。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荷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欄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儼居買粟。遭纒觀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閒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遂榮。俯仰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稱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席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言。勿便敬箋奉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慕。弟於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蜚蜚喞喞而已。其於風雅。歸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臨做。瑯玕纖巧。無裨于道。既焉悔之。嚮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閒讀李杜。愛其勁拔奇犇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愴別。思之凄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登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

意。

黃虞龍

俞言晉江人家曰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筭相寄。固不寂寥。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麋豕也。行悲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子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為聚也。

與陳眉公

泛瀟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鷺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傅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了黃口。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故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消。此語竟似為僕機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於香煙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

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座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搃。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絕妙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太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豬鬃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尙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心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豁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今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峯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瀝水。可知人在筵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歷亂中。已神眩目贖。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于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白下。一水可達。遂不携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妮。見肉啜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雞雀掘鼠。便是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余言

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侯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僧。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却不照管。雖才俊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奈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柑櫪有渣。螿蟹有殼。皆是飲物一恨。某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研錄。史記筭嬰。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字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賭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穢耳。寧有眞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開有涉筆。脫卽燔去。頗不留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生先乃以書醜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於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景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異今之紙蠹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敬

楚望京山人
小山草

與王百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祟人。尼翟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畜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隴。梁陟。釐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寄繆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阿。環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僂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機筭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真崎嶇歷落。可笑人也。

與川肖玉

尺牘新鈔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養禾燒丹。市井下戶。炊牛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飢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借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 六益華亭人

與張心鴻

先生席世貴。亨盛名。而能與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其出于性而全乎學耶。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縛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夜落。無要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臨漳人
望古齋集

與同社

余嘗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絀。終復鼻祖長沙。未爲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

惲向 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樸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爲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庵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色。情端復起。憶我携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

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又

隆恐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豈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尙。閉門獨坐。閉門獨行。不特當路少所干謁。當其得意適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素從何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肺腑。區區首肯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躡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于權補闕。子山之于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于師。其古道乎。典刑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墻之感。可禁精魂。

又

病中得台憲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在手。字畫尤祈各損佳贈。草莽下士。當其情之所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龜直指

伏蒙台憲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闕補。伏念古今信史。春秋尙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之編。又劣班固。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謾文移。取噉朝報。況今日哉。今日不能爲馬班。世

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邊彭固之業，欲一操觚而圖郡許爲信史，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公矢慎，以成盛典。至於梁園授簡，滕閣留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昔荀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罪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語搶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于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寧，有既哉。

范文英

仲閣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昏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故有纏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尺牘新鈔

心思苦得有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視爲深之病。

陸堃 左城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父書

竊聞鳥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耕號合歡。更繫同心之結。瓜葛連于井上。萍藻寄于水中。莫不松柏爲期。絲蘿永託。况夫系山名冑。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于千年。侍錦衾于百歲。而干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有婺州之行)玉粲空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匪登三。橫丁陽九。瑯琊興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燄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幃前。花曾溼淚。衡山侯之輦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尙羈開府之幃。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時授高涼司李)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邁之求仙。心留金闕。至於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隱於粵東郊外)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歷出秋胡之金。數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媚。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尙有二妾)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况夫弱息。猶在沖齡。初習方名。未嫻翰墨。雖情同趙至。時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邵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之嚴整不聞。謝太傅之雍容尙遠。故鄙遷太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遑到焉。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

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來。揚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粵嶺深。蠻鄉心。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卽遇郝隆。亦有蝦蟆之愠。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荷鋤。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蘿嬌女。仍近鴟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儂。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墻東。椎髻布衣。願就瀟陵之隱。代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廚難得。而居士之屨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今日。倘欲希金張之貴。慕陶猗之替。始賀驪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孰救虎邱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莫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葉。(莫嶺、桐山皆粵地名)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鵲。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綢忿。卽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鶴思歸。尙有烏孫之詠。豈女子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 公狄宛平人

與興半千

尺牘新鈔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奈解纜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處須密如無天。時若無地。頓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聞是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尙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間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鼓之類。仍借居比隣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弈。亦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

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興盡。遂遂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棲託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人唱謠。如哀猿凍雁。與膏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懸懸。霜雪不摧。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啾啾其間。樹隙卽千佛窟。蒼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願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樸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歲叫

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既重樸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揅
得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

愧會汀州人舊字愧孫
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于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
如槌。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由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卽就苦猶甘
身。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益。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司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誦呼。城中十萬戶皆
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縉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于其前。操卷出
袖。率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旣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
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宣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骨。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日枯楊吹聲矣。引頸拂笥。恍猶舉袂。皋蘭清露。尙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燄。未
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眞替刻三秋也。昔人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
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于壁上。可救也。

又

三衢橋袖之鄉。久客于此。一身酸澀。

與繆常時

湘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窅然益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
弟懶骨懶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于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
萬不能忍。亟草文移改教。而畏而思逃。逃乃益繫。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求吹蘭蕙
香者此耳。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盡。揣摩人意。埋首積覆覘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詞。几度蘭

時。暗催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尙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蓼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共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踣壁苦吟。燈昏據案。神瘁欲傷。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愁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睠睠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爲官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宦寧姓名爛。不入官衙。

唐時

宜之烏程人
中馭乘選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傲而止矣。園中少婦。對之解頰。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寤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嘔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益世。手用大刀。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腎。肺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于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鬚眉。天邊一鶴。蘆邊一雁。饑餐飽飛。誰爲籠繫。惟帝其尤。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檢衽。巧針綉線。何足誇貴。益勸弟揣摩以逢時也。願未幾而州平之別。猶夫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卽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何處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一掃而滅。其孰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霍渭厓爲主考出。人間場中好尙何如。渭厓曰。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所取閱之卷。而重閱

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照。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官故事。一蓮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未了。須共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床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友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床。則我今日有床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床乃知無帳之苦。無床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况。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乎。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峨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氣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騁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

非時比。而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避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賬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况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罔也。如生且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園。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劫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尺牘新鈔

一八五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脚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蕘。而先王爲清菜。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香祿山之時。乘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留詩詞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

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玄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惡是爲耶。兄云爲惡者。需才與勢。竊以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諭。卽當盡法。

張賁孫

繡虎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翻空撰對。雖卽席百韻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裝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終是匠

工了非元氣。又僕最就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敘事不忘村。使氣不怕蠻。古謔杜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卽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兼採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宮商絕。擗。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宜。秉經酌雅。世有作者。苦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會而氣索步。蔡晉魏而膚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時之具矣。願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尙存。典型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仲楮揮毫。與會。騰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屬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於一。獨遭世故。流離他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賈人子朝奔千文。暮索其度。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卽幸而存者。以

伏窮谷，音聞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繫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真可謂志操而氣銳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七終

尺牘新鈔

尺
原
新
鈔

一
九
〇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八

華池 王延闓若士
武塘 胡介彥遠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國客 鈔

丁雄飛

苗生江浦人家秣陵
蘭書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憐。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丘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為胚胎，香為脂髓。當是玉卮飛瓊瑩，偶離上昇，為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姪煇若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醖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豔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

尺牘新鈔

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振衣問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蘭譜。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瑤世大音。發爲蝶語。祇可向香蕊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鑒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塊。煑嚼脂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葳蕤遼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徒南文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闌蕊。淡著香醪。湘簟綉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爲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由中國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

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璋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嫗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淪青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麥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擗折牙。以息機用。蘇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故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根本。會須有時。若早自鬪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蕙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倚擁蕪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愛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尖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地。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隔。遙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算程量日。但興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追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別缺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己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寨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實。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悲。

當其助因具。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業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與願而樂之。後有富翁。爲樂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憚。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機村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俗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離落下。

乃爲己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繫其啣勒。不容親水草。旬餘浮腫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山浮腫未盡耳。

林增志 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醫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 屬後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樸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語顏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之於魏仲先。張德遠之於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鶴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歸藏之。拾鑿下而宮商之。幾溷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傑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觀見先

生覽羅四方之遺傳，而表章之，貫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見紫澁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共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晉止耳，而紫澁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挖賢聖者，有凜吊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意，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於光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敢不揣以紫澁之敝帚，妄欲先生剗剔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段佳話，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玄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台覽，若先生謂伯玉不得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那孝升，趙洞門，陳潯水，郭臥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澁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玄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嘗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瘦，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

子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嚙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瀝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幼晉

偶有所作反覆就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學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弈者潑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濤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予每笑之乃不知其辯若此。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樓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收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懾覲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漏來玉堂上豈是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上受上等平康福是

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被逮）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溪而致東，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燁照澈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曷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楊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木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勳。於是愧

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自負其靈賁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令伯宗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定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顯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慕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

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雖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寒菴閣老

弟分關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尙存，時或買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變變，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己隔，苟便于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悲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身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何敢陷人於惡。

陸

培

鯤庭仁和人
旂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腫之毒。驅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折而爲飲。擊其腹猶着。若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哉。退之爲祭鱸之文。鱸隨徙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驅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魏岐伯方。寶神農草。不若登資朝墨。管沐詩書。爲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槽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臥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驥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旣圖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共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鐘。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

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阿伽陀藥。爲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王孫。爲眞法乳生。爲眞法供養。爲眞光明幢。普渡船。此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製。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激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顯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於臬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

尺牘新鈔

二〇三

古聖賢設法教人。如醉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朵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讎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烟鎗沸鏝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君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捧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宸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蕉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而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勢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 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

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土法。要其實。玉弓矢。頌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塞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縮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洗讀華萃集六卷。高堆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噴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略似猷吉。而實不從猷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調東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且且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鄼侯。抗車曹參之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鑑

珍留虎林人
灸輟集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采之說。按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

尺牘新鈔

二〇五

旨徒深望洋。奈何惡意直指經典。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玄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縟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溢。傅玄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麟羽之類。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興勝情。亮當不減疇曩。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賓屋之耗。嗟嗟尙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本潛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雞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願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說。不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一望旂旄。檠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聲賸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願寸鐵

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簡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構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若非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候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候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噓。此研在他。人爲上駟。若出自君候。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尙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臆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開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成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讀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湫殘夢

尺牘新鈔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能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興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又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謬。易口上之諸諾。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道一個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個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忽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傲。將門神任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

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險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却又不捨得簡自己。送與大險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然是本行。却專要做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楊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玄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瓶去也。

雷士俊

伯顛涇陽人家維陽
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憐哉。

與周盛際

皇朝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爲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免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狗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况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百年以前君公將相。積累繁多。更僕不能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見。能

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使臣奉勅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開遇闕亡。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他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略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抄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憤憤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溪先生

今歲輿論解平。南北翁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卽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無先人之見。平則無操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歎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襪之餘。意乃藏於應酬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額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故婦。鬪齒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宗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婬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弘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

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村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鬪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村留亦愚。苟得公輸一闕。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效村留之知。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東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轉難。站定脚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頽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餽箴。媿媿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酣眠食。日與丹鉛蠶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間羞與爲侶。而猶取於歸秣馬事。以對人曰。吾向者。宛宛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增 子能吳縣人
九誥堂集

與申昂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讀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會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想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爲常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於馳騁。於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

菊人句容藉家江寧

與俞俞部

足下石經考。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勸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深長容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僉老其孰能之。齒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禊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豔世。迨日研月濡。歸極清微。則又抽玉匱之隱鱗。灑金盞之東嶺。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愛琴館集。真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叟。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近日悲因菴句也。吞聲零涕。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臥疴荒寺。每憶石交。清言珍旨。洗滌聲利之想。至玄亭。滄遠。難書永日。此真叔度名齋。

復徵諸塵羈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徵。疲黎漏邑。短衷難旋。雖游蟻自娛。飾肝博譽。竟復何味。甯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讎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訪。今古蕭然。久而愈烈。果疇榮而疇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叟。賴有選詩。仲煨燼復光。今此翁尙存。甯無續編。如石齋念菴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刻傳矣。盟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矧見即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容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歎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醜密。不忍釋手。詩品在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道。爲花鬢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挲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劔閣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常類。其聲態弄几處。正如近日炭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啞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尙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空未淨。覲顏餉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輒藉所在。眞我師也。常自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雜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覽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于此老者也。

與陳伯璣

尺牘新鈔

二二五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闍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至村學究全氣猶聲塗磨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于藝苑爲人大概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尙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劬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九

響山梅 磊杓司
白門 紀映鍾柏紫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龔鼎孳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琵琶。布飄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樞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強蓬。惟時詠京維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句。以自懷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鶴。合併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悶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而懷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尺牘新鈔

二二七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烈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身熱。如登謝朓峯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尙不能放舟。定候知已過話也。

又

大雅寥闕。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蒼遠。含嘆悽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讀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味。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漈花間。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枕椰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翫。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屏屏剝換。子雲揮灑。蒙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鉤蠶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嶽嶠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鬪客於絕域。聚

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譙。當歌對酒。迷離嗚咽。已如一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間。潸淚驚心。感花信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敘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觚稜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敞。此不當與古人儼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鏗刻蒼涼。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凄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原園集

與閔審令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轡擊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爲自己身家做官易。爲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人耶。默察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蜃菴

元亮素文學堂聯書法。煩轉寄之。碑文尙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讚。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真符。賞音不從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濫觴於醴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沉。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莞吳儂。俱標投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末學膚受。謬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塞情而無辭。違志而擗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藉益都人
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卽不能窮極理。決不可事禪李。以助頹湖。吾輩作詩文。卽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瓊瓌聲以墮黑道。

王 斥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河南蘭陽人。
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實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涸款。中州又方蠶蠶多故。聖天子願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設牛酒。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盛。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善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思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眷無術。沉疴日厲。望安道之虛在目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斥頑頓子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沒世耳。昨有新額。舍逋棄疆場。曾鼠竊守蔽。應戍者。餘許輸餒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資。食墨狗彘行獲。謂者直尙廉甚。如斥二十日。不畏強禦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窆人子。以刃曰。毋余拱壁。蚩珠者。適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闈。拜於庭。爲乞趨烟買走市。非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閱身。寧實有負也。迺弗能余開。而瀆以要我。將坐待命。復畏執事以爲不饑渴者。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梁肉。立於門。而待顛顛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即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斥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斥憂患餘息。神志衰喪。其奚能窺意於文章。屹屹自苦。就間有嘯詠。不過觸淒風冷月。懷土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較淺深。巢窟重閉。况斥危敗之魂。悻迫曲木。明哲保身。願下羽鱗之蠢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慷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風伏鷗翔。才杰罔容。或以兔死鳥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矣。如斥德不彰於里閭。智弗越於城獲。濫學一第。空螳梁黍。無臯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楮子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况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斤。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繪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嵩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黷。誰登華俎。去婦有蠶才。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輓。弟如理筆者。錦薦玉柱。晉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音。恐蠶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賜。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即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桑煙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淳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躓也。弟狂語還謝。恃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未期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楚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酒。喪其本業。且致醜德日富。鬥殺爲姦。使俗尙淫瀆。科令汜濫。爲害殷矣。蓋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稅憫農

買之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甦。毗彼昏之志。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醪者復醒。倒冠臥喪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斂德。虛非肅然。皆爭捲旌帘。匿瓶罈。覆甕醪。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壇。無遺樽。巷泛行棹。不惟釐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各思其職。勤織耜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間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際恬澹。如登太皞。盧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於不肖輩。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既不能辨。邠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楊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媿玉瞻三術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但年方強仕。自墮邱壑。入孫吳已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畜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閑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土暗。錦箏金擘。幽於東序。柱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罇。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於蛛戶。使僕輩對闌菊而切佳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勸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腴洗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罇停壺。列罇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攘攘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紫箠。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已悉。西銘清議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嘆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燧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枝刻爲孤立。以箝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闕迂。矧方就與。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處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處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僧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係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竊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賜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嘗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者。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

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詠。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願今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華英。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闕闕窈窕。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呂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

回。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巖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漫漶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捺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博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

葉秉敬

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暉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真識奇。夫文者何也。如織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必不可放酸醬。敗醢。今日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漚脆麻。可組龍裘。著胭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鼙鼓辟靡。而五侯鯖乃不羹。可以魚臠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既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邪祟之奇。今之嚴於正文體者。正欲去邪祟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自己烹龍魚。鼎味要湯。而教人斷肉。鑿溢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答沈玄海

自昔挾伎。俯幕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機事。便爾捉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疑事。愈長疑塚。釋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澁音慳。討聲口於雪衣娘。喉吻也。

寄鄧岡卿蟬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於文字。菟裘而濫宰水部。刮毛龜背。何時成甕。豈芭蕉非有慧耳。却能聽雷。葵藿雖無

度我。

明眸翻能看日，不肯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播管轉軸，穿不可方，則猶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遠望林間高臥，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舟攜觴遊釣，幸分半椀之暇，損手尺以

與姜神超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齒，琥珀屑耳。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韶年認字以來，泊於弱冠，蚤有志於聖賢精義，如魚猜水凍，猶澀其行，狐聽冰堅，未前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奧旨玄言，開關啓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在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頃玻璃，人均滿腹，千林翠黛，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賦道者，塞於都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旣暖於盧龍，舊盟不寒於鷗鷺，故桑梓之芽蘗，靡不思託紅錦甌，以霑餘煖，望濃陰蔽蒂，以冀弛撥。若孔夫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骨峻嶒，口不言錢，舉却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資，澤藎如故，夫其庖下冰鱗，綠應馮驩之飲，樽中醴醪，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涸，倍於西江，浮苗賴於甘澍，非藉沛澤，何以滋之，於其行也，祇附候忱，并代摺依依故人之况，幸惟垂鑒。

答張參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臂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衢，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液涸墨池，香銷蠶字。而翁丈輒垂一時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見片毛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飲酒，彈琴賦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知交重聚。不肖寂寥於郎署，翁丈蕭條於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鹽官咫尺，保障聲聞。躑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詩篋，并小刻奉以郵政。以翁丈愛琴，俚句新作琴語，可資一噓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辭。嘆出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
孟旋西安人

柬李衷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跼蹐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於士猶之矢也。制科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於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於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

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於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晝夜，僅爲司而無當於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駭愕，跼藉躓上，里中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別集

東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正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却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嗽爲風波，卽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效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

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惡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身。今之見効。正患在不能大胆。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願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盡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於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於以爲泰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漕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得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曾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肯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文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軀。而况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文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管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問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辯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擲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菩薩相者。非可以語言文字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脚。却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堆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

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厝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王相說

鞠勅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於竄苦商困。批真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道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多携童僕護持。護持之術愈工。而拊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因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而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踈。謹率筆數言。唯祖察笑而置之。

答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爲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濶之。而於醒世捷。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瀕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揚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感。秋匡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輒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卽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廢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斫。因爲仁兄斫矣。

又

此輩小傳小敘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闌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磨磨到底。與之

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譬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厝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願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非鮮幾何也。

與陳子貞

歐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答蕪游（壬午）

盟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誦如數。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幕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榮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願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積者乎。一笑。

與魏繼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一班散去。先生賦性與蘭，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即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翔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僞寓者。至死不願丘首，蓋非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葢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傅藥公書來，知曉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視曉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說。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願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於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講誦，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於幼安，而乞餐於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

杓司宣城人
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篋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爲評。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鈎棘。僅貌其句。於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真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人。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實切己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飢寒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筆牘。我旣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慢。亦無繇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歎。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太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風雨孤菴。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卽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牀。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割股詩得大篇真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崑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顧源 字清甫號寶幢江寧人

答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什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尺牘新鈔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道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道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蘊也。

劉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率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悖悖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卽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醜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於世事。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噉麵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煖。皆足爲衰老之祟。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逋也。

沈

灝

明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窗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方切徊徨。章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黯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潑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續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九終

尺牘新鈔

二四二

尺廣新鈔

二四二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十

豫章 徐 芳仲光
江左 吳 晉介茲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顧若璞

和知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
庸長子文學東生婦 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歷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愛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於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於壬子生燦兒。於甲寅生燦兒。兩兒止見其生於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瘁。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託。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細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廢。豐儉之異尚多。

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隨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吾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於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勸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於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於怨，詎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筵奇計，而獨追恨於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魂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磨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於是時君身方督學西江，余復爲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憐憫，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於九京也。於是酒漿組紉之暇，陳發

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紀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吟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沈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於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周庚

明婁莆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續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身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於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

於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玄。水能虛白。假吾兄養齒工文。地以人重矣。嫂况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兒。烏得富兒。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

不無入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於正。即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煖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求福之無也。德音莫遠。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禽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揚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

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藁。至就紗帽時是謄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瑛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禽孫木芝公祖書

鍾瑛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玄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潛響。大肆設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瑛嘗深坐空山。夜闌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於上。雜置老聃釋迦於側。小子鍾瑛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窾。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玄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瑛迂拘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礪剪荒徑。磔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峯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崐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飛空。聘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斫。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議。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鷓鴣之行止。此皆文

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發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濱陽缺。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一冉思之。却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適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騰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儉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槩火明滅。雙瞳灑睇。思索未到。畫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畫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真頂門一鉞。

與同社

尺牘新鈔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圓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俗。憂憂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秦齋於曹魏。不知其權輿於陳隋。人知燕許。陶鑄於馬班。不知其規模於顏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厝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祕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藥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資。獲門力。能不愛其絕脈哉。

王思任

季重。薩菴山陰人。
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暇。因穴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

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退矣。恭喜尊公。褒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於鈴閣。朝夕視瞻。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爲御史作箴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取干木之旗。播蕤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弋陽。臉服色團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玄仗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於客甚恨。亦於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况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放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溜堂。夫子廟前更擗雜。包酒更喫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暹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屏王。邀呵過棋盤街。尙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者。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荆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傷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峯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意在。

與許伯倫論文

蟲必車輪。蠟必牛鬪。而後身目之官。各極其用。會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餉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秦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穀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尙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剴腎。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雖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

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興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魂賊目。深入人肺腑。終就淺陋。其病反在甜澀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遜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機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拭唾逢羿。發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葬之譜。籍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賂。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統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於風雷哉。

與畢東郊鄖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

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慚嘆。

又

莊誦徵信錄。老伯母真笄梅。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紱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事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慚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搗蜃志矣。卽欲榮悅其辭。以登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儆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推。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敵。癡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剖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鎮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軸。豫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肯舍舉嶺入貴筑。承積壤之餘。於疾爲瘵。身旣庸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遂醫宜矣。

與顧桐柏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榭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適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龔拜瑤華。淑袖經年。宇不滅也。舉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旣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餼。餼過午。則雖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真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真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滅齋

對簿只第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脚。讞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團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僧惟有還受。况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窗。一時不能自出。姑作是觀。庶饒湯尙可避熱耳。

林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籠。更思翱翔。睿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蹉跎屏息。遂燕雀盜食籬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囹圄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真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士也。寧忘嚮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知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愬其寃。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餓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參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敵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寃也。難爲言矣，得從寬削，豈不感恩。然放鳥於籠，猶縛其翼，縱馬於遼，尙繫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鴛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尺牘新鈔

二五七

林 颯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摳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帽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寧有異哉。帽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帽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譴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尙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嗒然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尙覺有吏散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貧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土幾尺。埋其遺籍。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蔭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取贊曰。慕子久矣。子真好學者也。子真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稱知己矣。况我師生生來

其此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倚衆之中。退之之接何蕃。中郎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藜藿相易。欲辦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尚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默默也。媚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臥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填堵漏屋。兒女相雜。啼饑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剝喪無餘。卽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歎。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慄慄。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凡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恆恐年壽不終。詩文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慚才鬼。下媿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仲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帽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韻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鼠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遂菹不救乎。帽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政也。

劉體仁 公勇穎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况。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老儒。宣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函樓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託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盃。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嚮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盞叉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友。來伴節竟虛度。

張惣 僧持江寧人

寄周杞公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覺藥非視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團取一二冊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且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閒快對，真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清涼木末，坐禪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蟻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臾來，借芰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身。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誹詆，甚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於性情，苟無關於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賢 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於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闕闕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範之靖穆，可典可謨，爲經爲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闕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爲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闊，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桷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顛倒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却不知作何狀。後又飢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橋回望。不勝悵結矣。想知已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鬚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鬚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逋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入闈之行。刀頭鐵末。倒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巖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繁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扇後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懨懨。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於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綺簪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

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雞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笑。

汪緯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派，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入都門，途中戒嚴，處有遺失，謹索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織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疇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誠，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尙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妓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韻，擲筆顧盼，徹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聲，意嚶如也。還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泊有所徵擬，與大聲羣進單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噉譁，奮戟之

三軍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不以爲惑矣。予於白下何壯。於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真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鐸 覺斯孟津人

與樸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虛德醇儒。敦龐湛凝。無恚無挑。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 株宏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箇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答錢養淳

來論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於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無強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於觀心契會。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答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卽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閒正事。但要不要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於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得卽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

當知此三者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卽於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回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朱吾弼 密所高人安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張 鼎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卽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爲陷阱。

而墮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楷。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閒。賦詩談道。嗟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匱。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况又朝局以爲庸糜。而天子以爲才望。卽宗伯幕門一片石。卽年邀惠悼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總總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須留一段光明於胸中。卽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眞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恐甚。每於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眞。眞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眞古人也。又每自於頂冠束帶。裝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眞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笑做笑之古人耳。

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木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真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袁山東人

東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干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譴譎跳踉。猥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東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十一

溫陵 黃虞稷俞邵
侯官 許 玟天玉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國客

鈔

宋之禎

弼虞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自。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眦盡裂。蓋從古留犢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污其身。佛之設信不欺矣。

答顧惺涵

晉安煩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理論。委蛇嫌於尙通。鯁直嫌於任黷。遷轉於不通不韙之間。又嫌於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便是涉世家數。無端臧否。我止以木雞消磨之耳。此不佞干慮一得。亦足備高明採捨否。

寄真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冬日。同堂勿昵爲腹心。同胞勿輕與肝膈。尋常

尺牘新鈔

二七一

宴會上之勿議及朝家。次之勿語及戚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諧一醜。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東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既弟謁選春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嶧山乏雁。弟與丈共胞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閩。妒忌橫集。未歲餘。罹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嘆。世路羊腸。羣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理官者。退避則兩齋心嚙。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攢於腹心。寇敵伏於堂奧。倘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雞。守如處女。而識若淵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埃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也。今日不覺譚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甯中曹事稀簡。清議沓雜。卽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且而弄譏評者。予乞爲朝家自玉。

東路帶河

當今瑕瑜雜沓。溼渭混淆。百姓以爲鸞鳳。而上曰鷹鷂。兩齋號曰循良。而民稱盜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蒞下不厭嚴肅。而訓士不厭頻煩。從來信步登天衢。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媿媿也。

東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獄獄得情如觀火。舊直指微有齟齬。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憲省者。以并州

爲莊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時。而陰操其短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鞠理。豈盡持平。此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怨。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駕者。則一舉如以水投石。則一毀如太白入染。蟲聚成雷。叢輕軸折。無端媒孽。遂令髮衝。釁起於宵小之傳宣。而毒中於請託之牴牾也。言之真堪扼腕。

柬王赤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瘢爲報復。以追捕爲連章。胞膜排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頓披襟。箕踞趺坐。耳不聞羣誹。目不親朝報。手一編。花數本。偃仰棲遷者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初爲冢宰。杜絕賁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議論沓雜。索瘢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絜閔人人猜疑也。亦自今日察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谷者。似快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柬許青畝

門下廉如水。夜對四知。慎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全。路人瞻頌未歇。熟悉樂只。寧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略。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藹。斷不令江淮沒沒也。歸當遺問以報。

招王鹿柴

尺牘新鈔

詰朝肩輿過我。無間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翁勿唱騶。若王弘之酌靖節。

東胡見可

寰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鬥錦。以文章飭羣吏。自不競不綽。以肅官常。用惻隱滌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彼岸。此無埃老生之常談。莫助臯繇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案難刮目。稍撻繁而藩臬爲裂背。開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冤。檄十移而不能完局。衷知有當道豺狼也。而不敢櫻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無計掃其穴。甚者突未黔而訊我奸良。面未覲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踟躕之窘。方可離此黑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糊口。而鏗不入署也。苦則清。訊讞心血爲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案。而暗摧則怨斂四府也。苦則冤。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骨色變矣。且聞包山管溪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鷲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桀鷲則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媿媿闕幅。聊資座右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榆者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

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雲橫木戶，月壓柴牀。昔日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履，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摧，如牆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愛之無用，慚之甚恐。楚項埋骨於江頭，虞姬遮血於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僮優徒，隸之輩以爲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譎浩叫，髮散齒頰，衣帶麴塵，袂積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一二古人詩，聊當鳴咽。近又結納麗姬，狎嫖名媛，寄性情於芳粉之家，托縮緒於香牕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芋眠，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流爲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敘文宜以今日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凶衰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卽當註籍仙京，採柏上之芝，餐神蕪之水，豹隱深

霞翬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徹。世味亦透。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誦。以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祝逢逢。入山呼飛飛。圓縣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眼有千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生頑死。爲之甘心。唯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於冷風淒水之場。遊戲於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菡荷。夕採苦菜。儻或懈怠。委顛骨於虎狼。飽骸骨於饑鼠。靈氣上下。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或在閬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緣未淨。譚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快恨。如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慨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頰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聞雞。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非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於衆。閉門造車。聊觀合轡。不比一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恥。已屬有量。况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牀頭何所選述。要當託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於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置舛謬。真漢儒所云無廉恥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敬及林子將近。况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

思何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聾聵，志氣崩頽，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笑也。

方

錄

章敦莆田人
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齶齶，凌霜渡雪，腳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巖，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鏗，可捫可歌，齒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絃稠有句，俄爲松濤捲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簡

子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於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卽入漳矣。僕當附一節。致黃可遠先生。僕尙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圃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圃所載。皆記杜牧之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固表相去不多。獨於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錄中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於前。但道侯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士。僕深愛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愛如我也。

周

聞

蘇聲甫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更餽桃菹。耳盈咒頌。徹鬼大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蹙蹙。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尙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駢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啜粥。如食疾孩。甫聞新蠟。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溢。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瀟瀟。時常襲葛。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半歸荒舛。喜怒不恆。悲夫齒髮蒼華。居然有爲之日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尙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宰乎。

張壬則

督大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爲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又以共患苦。患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啞而啖董。骨強者雙足走千萬世。磨蝎雖狠。不及追矣。僕古襍線也。偶之索蓬轉於塲。馬之汗雨灑於路。疑其崇山磨蝎。然私心猶以爲非。其骨可以植而赴也。足下撥雲翳。眷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至爲逢掖倒屣。今何時。願有中郎傾玉粲乎。僕常妄語。才人者。天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文章。天地以爲氣血也。殺運開而兵燹起。金石彝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捐紳先生。患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顛連江海。織屨吹簫。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哉。故心魂方麗。文將悟之。鼻息方斷。文將通之。強欲滅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媿。嘗欲資其負書於貴人之門。而閤者恆如鬼蜮。伍百之徒。鋒距厲於太行之。後葉公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於怪物。往往裂刺廢歸。昔何元靜齋。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竒其才。然實不敢效之。夫解於海者。喪鯨鬣之偉。而獲銅貪鱗。躁則怒而乘其綸。有信天翁焉。立於海滴。魚前則啄之。不然。未嘗敲訖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真可籠哉。

朱泰禎

馮仲甫田人

報會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手。致謝靈運文章之沿流。指萃萃之得失。人無選貌。各見其心。下里杓人。倖膺大訓。西北不查之地。頓揚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既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剽竊子史。猥以旒幃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纖兒。競相駢詫。及其褻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燔子史。禁網開見。是猶爲梁肉不可以療病。而并棄梁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爲主。力量之充。由於識見。識見之沉。由於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爲文也。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績。識力存養。殆爲兼之。弟實營且餒。善病畏人。才膏自天。巧非長卿。而過過之。速非枚臯。而拙過之。持是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衛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氣中。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衰。尙隱然有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某。即昌箕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既闕去。昌箕與弟雌伏。而年某乃以聖天子破奇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炤耀三百年後先史冊。李贊星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是言也。即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恭逢年某鳧鳥初飛。彼都人士。竹馬擁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

術唯延首粵嶺雲霞。漉酒西南相賀。敵盟弟黃季黃。敵業師之子也。陋於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雋才。家貧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於四方。邀遊兩粵間。因其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於年台。倘不以共言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牘。獨唯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敵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線之命脈於弟之片紙。此何異於墜千仞之淵。非年台烏獲之力。舒千尋之綆。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台意中事。願少垂盼焉。卽弟身沐鴻波。曷晉矣。臨矣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餓麟。豈以其珂雪之皜皜。而蒙夫溫蠶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杓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闕。其爲文也。喜爲素秋。排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轅下。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開詣郡朝。茲乃不能檢情自封。修楨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鈴下。思欲一識韓荊州。竊寓丹霞。爲日滋久。蘇子弄鋒於桂玉。馮生彈鋏於車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哉。窮遇之命。不懸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賤。晉人貴賤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孰爲賤且積哉。不肯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膏焉。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於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莫諸作。真愷宛厚。已踞上乘。向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歸性情。如惠子白臚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做。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爲生。所作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享成。近稍長進。其使草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闕其全。令其人經歷興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育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教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撲瞻視。老喻樂作隊未散。摩娑古

尺牘新鈔

二八三

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揭。存。一。丸。帶。上。貢。壽。陽。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笑。笑。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
宛羽樓集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宦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台畔。時鄉誠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曰。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即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詰。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迫。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於方先生矣。

許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
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章侯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養於趙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尙有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目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菊。藏此骸骨。尙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樂屈一指矣。承惠教三詩。適從村外晚歸。吹燈快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葬。真當愧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又同鄉同社人。當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於泉台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耳。

又

瘡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文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水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煙歸袖主人矣。先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臥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於斯友亦不廢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畫塞破屋子身。病窗無事。寺若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於懷。村婦無文采。插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籬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瑤柱。

又

飭驚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知若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於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蕭索。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澗。八閘肅閉。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

非向之翼然挺穎者。今則疊疊凌齒。兼以颯風之後。坊觀廬舍。頹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真如刀鐔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鷄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雲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典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巢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雲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一日西舌瑤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筐篋。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典衣易之。飽飧五六次。穉子羣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穉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敢以此引其饑。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爰患著述。今古亦有不同。并願先生且焚研痊筆。暫爲枯木。以保雪霜。自有春來旋榮雨。友臨啓可勝瞻注。

陳允衡

伯璣建昌人
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衡蒙替。無足以當誘掖之勤。前輩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聞警。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鈞纂之功。而無生勳之氣。蒼厓詳於事實。而略於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略一書。以人才爲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

人而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備。猷徵錄之以官分。人物考之以地分。俱於事實無關。卽人才都晦。如治兵治河之人。卽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章理學之人。卽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微踵事文類聚之意。而視世說語林。卮頭稍闕。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以志前後尙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衡才識。聞弱。學力未到。不能奮手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辭書。與延繕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老伯裁定否。實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於泛泛。時求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旋。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可乞庾釜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擲麒麟筆。都乘鸚鵡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答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隨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錯紛糅。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旋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壙師之微義。不佞弟於此。

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廁於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教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常不以爲狂妄而斥之也。

韓詩 聖秋固菴涇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座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卽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先只用蔬菜清醕。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輩念一年內何所爲。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卽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杖人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久遜繩削。里中亦復鮮以此道相質正者。冥趨狂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許。日披閱鄭大自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

尺牘新鈔

故自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因循酬應。神有所分。此公尙爾。况昉之最驚下者乎。然使昉若改從時賢。嗟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惟鮑叔知我。始敢略吐其胸懷耳。

答周減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開。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間瑣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遽使之遙臨。伏勳風人之雅詠。伏披瑤櫛。光垂琬琰之章。簞觀銀鉤。妙極風雲之勢。惟茲下弘愛人之德。罔靳遺棄。乃膝前具知子之明。恆懷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恩。徽省雄藩。在昔首尊。岳伯。幔亭勝事。於今高宴。曾孫。蓋將老吾老以及人。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在邦域之中。千萬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尙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減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諒夫於先生雖未蒞識。而庇其德宇。諷其佳吟。若有送抱推衿。默相通於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實爲正宗。既不可過泗州不調大聖。又不肖腐心此道。頗亦有年。知已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念長約。願自出其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批繩。倘稍有一言幾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暗張林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晤未期。臨楮曷勝翹跂。

宋徵輿 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菴

從蘭譜中。嚮慕有年。幸覩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洗。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誦大著。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尙落摸擬。得名作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避俗常自攜。敬珍之。箇中朝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填詞一道。弟尤夢夢。大約長調爲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子曠魯直而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於辛陸自置一席。得毋欺我乎。弟向會做鍾氏作詞品。尙未問世。茲以匆匆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扇割席。笑元規塵汚人耳。心海日甚。未能搦管。大集序言。容舟次撰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蜃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睽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年握手時。讀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教行書之句。又不禁黯然魂銷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讀榕庵諸集。左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令我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少壯幾何。相逢皆老。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徵望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怵舞。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醉。自著楚州酒人傳。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糟丘生不朽矣。

陳

焯

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礮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飧裘馬。自鳴得意。是子真乞威斗之寵。竊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大約以爵位之崇卑。爲高次之多寡先後。友

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

正河內人温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潸潸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簾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赦。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屢多寶船已也。

與周減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然矣。佳刻偶思緝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

開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離有離空。非獨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世間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雞子之視鳳響也。弟宿業深重。未能拔足。值此多故。籌畫爲勞。思欲一瓢一飲。百

念放下。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撰述。愚魯之資。莫窺玄要。而醜齷醜。人知悅口。便當商之。羣賢。俱梓流通也。仰衾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示南車。敢忘北面。

答王伯馭

蘭芬注。臆。樾。蔭。被。躬。鴻。翼。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煥。多。慶。祈。紓。內。顧。無。塵。清。神。也。胡。生。以。強。仕。之。年。盪。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淒。然。捧。讀。來。翰。哀。思。踰。幅。繼。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准。今。未。爲。多。滯。某。於。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懼。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誠。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於。雍。門。季。子。弛。哀。於。瀛。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倦。倦。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羅季尹

環公滁州人家江寧
華壁稿

復勗能之長者第二書

猷。歲。融。和。注。望。仙。島。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昨。雍。鐘。鼓。相。期。

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和夢泉邊昨夢。念攜手之一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掃門以磔。

袁于令

蕩菴長洲人
音室稿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况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况如是而已。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一終

尺
牘
新
鈔

二
九
六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

卷之十二

侯官 陳潤龍季
東淘 吳嘉紀賓賢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鼠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凇。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繳容遺報。

又

閱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脚過尊齋。即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唾耳。如兄者。所謂妾姊高遊。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為隨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貲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為辭。月內諸冗畢。即待兄於古松流水之間。買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圻 百安撫州人
嘗實堂集

與王壽格

尺牘新鈔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冊。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稗史實稱。露筋土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於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煙。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謬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州。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療寇騰擲。接壤潮贛。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化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

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髮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

又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寇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旣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憊。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州之行。杭州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於杭州。以故杭州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會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艱惜行。星子督隊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莆。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尙未知何日至杭州也。价返。恐欲知弟近况。聊寄一語。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慎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素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於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

樂者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閱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矣。

又

雁到奇峯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是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袞。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少。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卽一閱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覺足下堆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冬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讖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於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筵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謂。將孝廉作曹丘。孝廉於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真人真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丘。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丘。卽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

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既專精畢力於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於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於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聞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東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頽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於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難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歛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歛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激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頽而爲黃金白雪。白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讓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全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寥寥寥寥。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崎。石公魯晉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

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於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豁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箇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於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肖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於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於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肖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糊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鑄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肖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於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鑄老凍。專力於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壻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肖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囊袋滿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於性命。徒多致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答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肖之詩文。謬矣謬矣。不肖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鑄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肖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肖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勸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肖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肖一字。度亦未常漫然於中。交相勸則交相引於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勸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

愧也。

又

祝山科有徒瀛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辯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尙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疊出妙語。不以爲穢。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慄。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竊名於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歷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於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卽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

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於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張鬪筏

此來已不見紫浣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晤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睨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浣之集。雖有孝翁諸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於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眞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力。略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於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况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實白益工。詞曲益豔。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

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心棘手。近日博山堂祭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沈雄老靠。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變環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冊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真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撫。得師一字。感過百朋矣。容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動。見元潤略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爭壇坫。讚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於青蓮花上。毀旣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待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丘一壑。庶兩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與張宗緒

梨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竹山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而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梨而鑄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難。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玄泓

研德嘉興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於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於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泆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嗶。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於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與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剛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

子音節可歌。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題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豈浮於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弘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笑。

宮偉鏐

紫玄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殊不厭翫。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與桃源雜記。並加跋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纘孫

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其之曲筆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敢檢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閑禮法。以質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尙恐功不勝過。得罪衾影。獨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譏妖魘淫崇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於狼藉覆誦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諛謏。矇瞶曷知。北望秦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未涉其浹。眇鹿毛之非玄。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學響。宵夙有懷。頎然而長。每託夢寐。况夫見班識蔚。望氣知銛。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視者乎。鴻文一卷。寶色陸離。峯王之膏。湯湯沸沸。崑崗之燄。熊熊魂魂。至乃破條忽之支離。固混沌之局戶。蔽鬱於眇。拔根於元。殆於凝雪激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而狂瞽如弟。謬爲弁首。繫彼小舫。墜泥佛頭。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己。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爲我慮也。

宗灝

開先與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嘗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竊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願老之書。玉樓作賦。確乎挽

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問矣。望老伯慈愛。以理以數爲解。姪輩後起。何辭於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瑄 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瑄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鴈飄零於雲表。窮猿踞踞於木末。枯壤之蚓。稻梁之鳧。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 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捏土爲瓷。瓶罌杯杓。各有分數。設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藏用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徙倚。指天南。看色如君。州窗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與。豈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况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妙甚。雨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冲（孫公滁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一問醉翁起居。而年丈靡鹽所在。雞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約文久蔚。鶴儀一舉。小鮮美口。景行式在。望古遙集。實惟斯人。匡山嵯峨。蠶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字之碣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微尚弗屑。枯禪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蠶魚無脈望之期。則蝸涎鮮自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兩駟。恐逐日蚩氓。不復有循崖憩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境尊宿。三濟五金。咸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股。塵尾餘屑。雙魚之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憲修。使弟他時曳裙。

懷刺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筐矣。惟年丈念之。

尤侗

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遣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况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籙。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懷憶。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乃於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入痛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積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逆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願容閻羅老子。輕勾卷屬。何其意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蒸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

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夫似矣。而弟竊謂此舐犢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母乃闔於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巖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於兄也。兄得毋晒爲呵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苦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築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并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何。

上沈旭翰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團入定，爐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籬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三十篇之大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間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家厮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評，殊耐不得。設使禰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撥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韻事。

與錢紫韜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驥，作白頭吟，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

三都翠姬一唾，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縈繞，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詠，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煥糟板，捐隄礙，嚼噉之輩，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昏盲，燿花癩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酖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癸未

尺牘新鈔

公醉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畦吟風。家儼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耒耨。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躄以護牡丹。但以秋崧冬芥爲主。凡菹韭茄瓜。虎爪羊眼之類。咸輔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又手巡行。見螳螂之攫食。總螻蟻之長論。火斑螋若農夫之俱田鼠。除鱗鱉如漁人之黑澤蛇。扶弱去侵。滋乾候熟。青映廚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晒。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鑪。佳賓枵腹而俟。則有爛蒸夫毛。莫拗折項之叮嚀。味其旨好。分餉寮佐。偶有贏餘。犒及輿皂。襄滂充溢。園史公當大有之書。澗藻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殮之餽粥。有恃五味之調劑得宜。詩賜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彼飽而我饑。雖盤殮置壁。魚羹置錦。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

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薰門畫掩。茗碗爐香間。閑筆盈案。妄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樸園

抱疴伏枕。幾至不起。遽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樽之惠。展帙長哦。啓嬰浮白。不知秋風吹鬢白。

唐際 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素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峯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否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因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聞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閒難耐。日閒日病。日病日貧。病較鶴肥。貧輸丐富。每一興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 金壇人
螢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尺牘新鈔

一行作吏。情出勉。習驥屬驚。既非所任。矯心飾貌。又違所安。以是中寤懷驚。方餐林慮。私念我輩。即不能赤羽白旗。振武安之瓦。長安遠繳。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法師。汎濫七經。誅討羣緯。澁唾則金石之音著。落墨則山川之氣動。何乃踣躄荒郵。匍伏末階。作書則蠅棲紙上。吐言則鰲咳席端。苟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

文孫漢陽人
真山人前集

與易曦侯（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就於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填塞胸臆。當其握筆申楮。割髮奮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一當以免勤勞。弊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於前。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即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

子錢禹峯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算斗筲俸。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證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鷦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羽鏤毛弊。盤竄林莽。卽一鷓鴣噪而啄之矣。里閭卑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兒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丁 遂

舜懷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凡故皆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莖。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殘傷者立槁。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庵父母

兩雛初謁。潔端歸。卽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清。謏謏勁松下風。簞曰。浴日滿天。汪洋萬頃波。眞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之天定。涵養係於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大賢長者哉。

尺 牘 新 鈔

三一九

吳第 日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身。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爲熱官忙。酒可留新釀。花須蓄晚香。西園松下竹。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

仲連種蓮宛平人
譽請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於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於畫眉者。其跡近於兒戲。其見存於射利。其罪中於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於愚氓。淫書之害。洊於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置。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加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氣矣。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於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
屯溪集

與樸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於道上讀之。隨背上歡喜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寒今日。酒冷古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勃勃。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孟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勦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吳

晉

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尺牘新抄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才。于東海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挪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時詩。唾曰。何乃津津諛貴丐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

與林鍊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千巖競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者。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圍客

樸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尙欲爭學此一枝筆。豈不可嗤。僕又常聞前人論畫。運筆專主中鋒。石田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尙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與國客共參之。

魏學洵

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答唐宜之

先生信道真篤。如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頃展愁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踴躍欲

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真堪悲泣。

周體觀 伯恆遵化人

答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於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哀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放失。命意周至。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然實遜於華。緩奪其急。詳略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也。未免束於成法。而論說弗著。狃於時宜。而開成亦未之講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上下上。山之成俗。因而遞升遞降。隱然於革薄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考。備諸外典。名實相賓。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識未審。其失也腴。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恪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於研畝。稗官之守。比於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閣下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 徽 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邇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睠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都門。長

安原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噪鹿之戀鈞天廣奏其奈鶉鷄之悲秋風葦鏜終期與素心人救晨夕也。

魏大中

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於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慮寒於是暑於是風雨晦冥於是而台臺以一介之使爲微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所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己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攬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峯景過臥思尙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躋級而上悸急喘乏已覺困頓一霎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鎮雅俗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答方孩未

時名花者偵其舊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沾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陸作瓣瓣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當年過從俯仰敬歎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弟之去已晚矣。

答王中詡（中詡名永吉無錫人時爲定興令）

忠愍墓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於不識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

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矣。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飆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望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忤者且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於荒涼寂寞之濱。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慮慮耶。

付伊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我豈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僉入僉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焉耳。

答蕭元恆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餒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於離歧仄陋之場。芟芟乎纖薄。豁豁是務。安得不詭於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爲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千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之文。得一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啖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於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士習。爭鶩於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於新爽中。尤擇其不詭於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異日之立朝者。問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福於國家者。

尺限新鈔

三二六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終十二

跋

金谿周亮工選尺牘新鈔十二卷。錄明末清初諸大家書翰甚富甚精。時當文網甚嚴。明季諸賢詩文集被燬者不少。此書亦蒙其殃。右文之士咸珍之祕笈。道光中海山仙館叢書覆刻之。頗有刪削改竄處。民國初年國學扶輪社亦爭爲之石印傳世。惟所據賴古堂原刻本甚有脫落。未爲全帙。今據賴古堂原本排印。允可無憾。至其書選輯義理之精當。俱詳卷首選例中。學人當自識之。此書行世而後。海內翕然奉爲中郎帳中祕。遂有結鄰藏弄二續集之刻。今其書亦存。會當並付剞劂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張靜廬識於貝葉山房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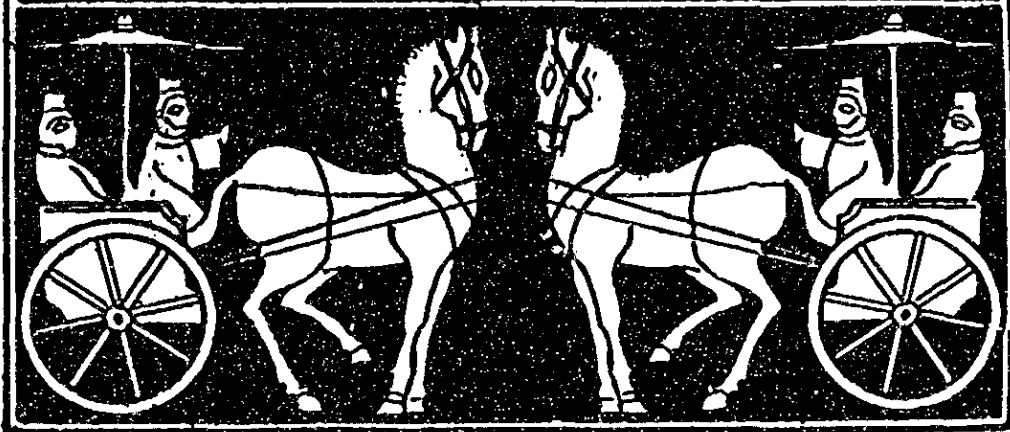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初版

尺牘新鈔

普及本實價五角
特印本實價七角

編者	周亮工
校點者	張靜廬
主編者	施蠶存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初版本1—3000本

來
第145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廿五日收到

